



九 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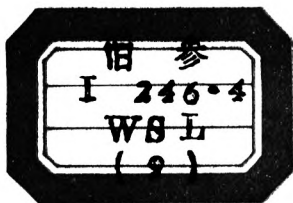
樓 著

勝 字 旗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藏書圖記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9



望素樓主著

長篇武俠小說

勝

字

旗

第九集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天津市人民圖書館
藏書圖記

277286

說小俠武篇長

旗 字 勝

次 目 集 九 第

第三十四回

兩袖清風遺愛永留召伯憇
一官歸去長途寫出蹇驢詩

……一

第三十五回

輕聽惡人言妄逞意氣
連遭奇恥辱無限傷心

……二七

第三十六回

山中警莽天志切追尋阿爺去
海外遇幌跡有人自道娘親來

五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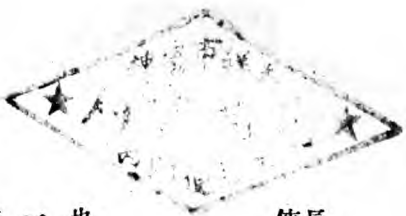
長篇武俠小說

勝字旗 第九集

第三十四回

兩袖清風遺愛永留召伯憩
一官歸去長途寫出蹇驢詩

望素樓注著



眼看劉鉄玉等跨上征駒，順着官道長驅走下。杜希佇立橋頭，瞭望多時，雖是暫時相違，心中也頗悽惻，直待望不着人影，方始廢然而返。一連過了幾天，滿想漸漸好轉，誰知隔會一天嚴厲似一天，白天到還好些，一到傍晚，不但沒有攀簾入幃的資格，鰥鰥門框也不許可，她兩個合夥兒對付自己，白天給一枚甜棗吃，晚間却盡是苦瓜，如此新郎真覺寡味，畫中人對她屈服也就罷了，像那灶底灰，也要自己巴結，真冤枉死，然而她倆都能把老太太伺候的稱心滿意，成了家中第一紅人，明爭暗鬥都不是她們的敵手，在外人看是一箭雙雕，那知自己正打着風流光棍，幾年漂泊在外，何曾對女人貶貶眼皮，心中毫不在意，這次大吹大擂娶妻，弄了個「室邇人遠」，牆上畫餅充不得饑，心中好不難過，正應了那句「便總有千種悽涼，待與何人說」。過了些日，想起小姑娘臨行時囑咐帶定新嫁嬾到山東玩玩，計算時間她被徵聘進京的日子也快到了，大概自己還須陪她前往。這時帶妙香到陞山東正是機會，旅途岑寂，自然容易和她親近，遂把這番意思稟告母親。老太太到是

首肯；再與妙音商議，她也很願前往，不過非墨姑娘一同作伴她是不去。她這條件正與杜爺相反；杜爺是很怕有第三者參加，她是非拉着墨姑娘不可，不管怎樣，也只得和墨姑娘商量一下。墨姑娘的答覆却很使人滿意；她說男兒志在四方，山東道上有事，你應該立刻前往，不過我是自幼不出門的人，不任風塵之苦，妙音味遠歷仙島，閱歷亦多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她都能幫助你，這應是她的責任。杜爺聽了好不喜歡，回頭再與妙音商議，她是始終別扭，墨姑娘不往，她也作罷，空恨她太不體諒，但也不好過於相強，嘆口氣道：「你願意當姑子就不該離開碧廬菴，你當姑子也就罷了，不該害得我當俗和尚，賢妹你不跟我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」妙音白他一眼笑道：「誰管你這些。」杜爺看她顏色和悅，纔想湊近她更婉轉的懇求，她忽然高叫聲回藍妮。黑丫頭應聲跑進，杜爺戰戰兢兢的身子仍坐在原處，那裏敢越雷池半步。妙音道：「好好的收拾屋子，我到上房去。」吩咐已畢起身去了，小明嘆一口氣，覺得在此無聊，也起身去了，這天河東營來一輛秀轎香車，載着很多禮物，搬取墨姑娘歸寧，最可恨的是在老太太同意下，連妙音一同載去了，起先還可以望梅止渴，這時連桑樹葉兒也望不着影子，這場新郎的恰像舞臺上扮演了一幕歡喜劇。越想越無聊，哼自恨道：「不信一個堂堂男子就會被女人玩弄於股掌之上，她們會端架子，難道你不會振作一下，以前自己在外面奔波幾載，也並不覺得枯燥，這時何必仰承她們的顏色，索性再到山東胡混些日，等待

她們「悔教夫壻覓封侯」的時候，自己不也可以向她們擺擺架子麼。」他這樣推想一會，決定意志，告知老母，普通人家的老太太，都是怕兒子離開家門，惟獨杜老太太自幼嫁得江湖知名的杜星槎，家尚俠風，兒子又能克紹箕裘，博得小春申之號，喜愛兒子是另一件事情，可是從來不禁兒子外出，何況到山東又有正經事，因此一經告稟老太太便答應下，杜爺整頓行囊，帶了長劍，又復踏上長途，重作天涯遊子，越過東河石橋，回頭望望故廬，想想高坐慈顏，不知幾時再得承歡膝下，不禁凄然淚下。

一去二三里，不遠地方，就是河東營，丈人門前下馬石，姑爺似乎應當踏到，但他這時沒有半點留戀，恨恨的向着綠楊叢裏，青山灰瓦申家的廣大宅第投了一眼，暗道：「看你們兩個再怎樣對付我？」煞那間過去，再往前走，樹樹村村，山山水水，與自己並無關係，更不值得留戀，一路觀賞不盡的山青水碧，柳暗花明，兼程併進，這天早到了沂州西郊，暗想既來山東，必須要見郭大人，不管自己新婿况味如何，人家乃是賜婚大媒，不能不前往拜謝，一行想着策馬徐徐前進，將近關廂，後面兩匹快馬追來，高聲喊道：「杜爺慢行，我們一同進城。」小明回頭一看，馬已追近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劉鐵玉，武鎮北，雖然相別沒有很久，然而故人乍見，各具歡喜，各自下馬執手，具道契闊，劉鐵玉道：「沒想到你這時趕回來，省下我劉鬍子一蹶腿，你來的正好。」劉鐵玉遇

事本很沉着這時一見面就顯露着惶惶神色，杜爺知道有事，遂問道：「到底又有甚麼事情，又要勞你的大駕。」劉鉄玉道：「話長着哩，讓我詳述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，見了郭大人，自能談的詳細，先不必談這些，你這一程子得享齊眉之樂，一定稱心如意吧。」杜爺不禁臉色一紅，一肚子慚愧冤枉說不出，趕着問到底這裏有甚事，你先告訴我大略，我最不喜話裏藏頭露尾，劉鉄玉嘆口氣道：「事情大啦，我告訴你大綱，你就知道了，小姑娘不願受徵聘，竟自出走了。」杜爺只聽得這一句，驚的目瞪口呆，半晌發不出話，停了一會纔問道：「那麼上命如何應付？」劉鉄玉嘆氣道：「糟糕的很，怎麼應付如何談得到，郭大人也因這事去職，所以盼你杜爺前來，備述衷腸，撫台雖然請他不動，靜聽後信，但是郭大人去意已堅，總有後命也不再留戀，我們哥兒倆就是到省城送信，剛轉回來，大概郭大人已不想做官，俺哥兒倆從今以後更不能吃公門飯，茲後關山遠隔，何日相見那是不敢預期的。」杜爺聽到小姑娘出走，已經驚魂動魄，又聽郭大人因此牽動去職，更覺難過，心想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寶大哥爲女兒爭到一桿王旗，悄然離開家鄉，至今不知流落何所，小姑娘又爲了皇帝徵聘逃名於外，別人求不到的光榮，她却棄如敝屣，你怎不想想如何對起郭大人，又想這些日自己在家度着假歡喜劇，弄的頭昏目眩，想着到在山東，舊雨重逢，鬆快一下，那知剛到城外便聽得這些沉痛消息，真感到「人生坎坷難歷盡，到處都是漩窩石」，杜爺一行想着，隨劉武兩人

運到府衙，依着杜爺立刻就要謁見郭大人，劉鉄玉道：「你既來了，就不必這麼急，休息一會晚間相見也不遲，這幾天地方人士盡量挽留，每天都到幾幫，現在也許正應付這些事呢，在你府上肉山酒海吃膩了，今天來到我們這小塔塔裏，該我作一回東道，不然我回到東北去，雖是野鷄兒子釘字屬不算希罕，但你擾我的機會就少了。」他談笑風生，不減往常，備些精美肴饌，三人一同用過，身當其事的劉武兩人，到能狂飲猛餐，興豪盡致，不知怎的杜爺聽到這些不如意的消息，如茅塞胸，吞吃不下，草草用了一點，便同劉鉄玉去見郭大人，剛稟報上去，郭大人便迎將出來，杜爺見郭大人親自迎出，趕緊趨前行禮，郭大人笑握着杜爺的手兒，一同進了閱書房，分賓主坐定，沒待杜爺開口，郭大人笑道：「杜爺你來的巧極了，我正打算劉師傅去請你，我這次罷官歸去，不見別人猶可，不見見你杜爺，那真是憾事，我先給你道道喜，咱再慢慢的談話。」在未見面的時候，杜爺也恐郭大人因了罷官情緒不佳，談話須加檢點，及至一見面，竟出自己所料完全不對，不但意緒沒有甚麼不好，並且比往時更加歡喜，普通利碌之人，患得患失心重，別的事情還可以說的過去，惟獨丟官這事比要命還慟心，遇到這樣的事情，那張臉子如喪考妣，誰還敢看，像郭大人這樣雅量從容，恐怕千百人中也挑不得一二，杜爺不禁暗暗敬佩，便向郭大人道謝成全婚姻，然後說道，適纔劉兄所說，大人告退是爲了小姑娘的事情，她如此隨便，竟至連累大人，我必千山萬水覓得她加以

斥責，她這樣做法太對不起大人了，小明當先怨罪，郭大人連連搖頭道：「想不到你小春申也這樣俗氣，不給我賀賀也就罷了，反把這些世俗通套來和我講，別人可以這麼說，惟獨你杜爺不可，因為我們是知己知心的朋友，小姑娘早在熊虎窩救過我的命，官，原是性命中一點不大緊要的附屬品，沒有性命，官將焉託，我即便是個官迷，也必不怪她，何況我仕途厭倦，對榮辱得失，早就冷成凍豆腐，這次來山東原就是朋友所託，完成哈得明這件案子，幸而小姑娘同你杜爺幫助，得無隕越，在這一點上說，總算公私兼顧，做的圓滿，本來那件案子辦完，我的志願就是退步越早越好，不過老是沒有機會，兩年以來尸位素餐，沒做出一點事情，空費國家錢糧，實是慚愧，這時因故去職，實獲我心，比較起來說，小姑娘當年在熊虎窩是救我的性命，這時就是從泥坑中把我拉上來，總而言之，前後我都深切感激，杜爺你把一般俗情估計我，那就把郭某看低了。」他說着不由一陣哈哈大笑，反把杜爺好生慚愧，遂避席說道：「大人胸襟，小子不測，乞恕愚鈍，畢竟這事情的始末，還乞大人見告。」郭大人點頭笑道：「這事說起來也很有意思，可是當着別的人我只可說一半，惟獨對你杜爺我可盡情吐露，小姑娘因為出世以來，樹立名頭很大，多招麻煩，這次定不受徵聘，緣開是非，事前從來府衙徵取我的同意，我起初也勸說她幾句，但她的意志堅決，她這樣特立獨行，原則上我也十分贊成，不過我所顧忌的她這樣走開，地方官怕吃不消，甚至身家性命

都有關係，她到早顧得到，把出一件東西給我，原是上給皇上的一紙萬言書，情詞很是懇切，希望皇上「勿以孤孽是求，當以萬民爲念，身同野鶴難棲留於上苑，意似閒雲賴應對於闕庭」云云，我看了以後，覺得文章雖好，無人敢當進呈，她笑道：「這不須顧慮，我把他親送至老頭子枕頭旁邊，當不至累及別人。」我道：「全在你慎重將事，這一聯地方官的腦袋，盡在你的掌握，我的言盡於此。」他便一笑去了，及後二次徵聘下來，她已飄然遠引，起先風聲鶴唳，都說這一幫地方官的腦袋要保不住，當然連我在內，京報信息是那樣的險惡，自省到縣一般同官，都嚇的黃鼻子黃臉，派了不少人員各處訪求，但我知道這些動作是瞎忙碌，沒有半點用處，早把這條老命置之度外聽其自然，世間事情，白雲蒼狗，變幻不測，往往不如俗人所料，風雷震蕩，草木皆驚的一件大事，慢慢的無聲無臭消停下來，竟沒有甚麼動作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我心裏很明是她那萬言書的效力，但是其他同官，却都蒙在鼓裏，還怕不測風雲不知甚麼時候就會輪到頭上，過了些日，轉來一道部文，僅僅的把我一人調部留用，其他同官都是原官不動，化險爲夷，大家都在歡喜，我更是求之不得，借着這機會到部裏掛掛號，我便從此退休了，我自此以後就結束我的官途奔波，留得清閒身子，度下半世安閑歲月，丟掉這幾斗祿米，正覺得如釋重負，非常快活，撫台大人不知我的心願，還要竭力相保，因此我就力辭了，將來我到東北，必定住在鳳凰山萬松岩，和鎮國禪師做個伴侶，山水邀

遊，了此一生，這便是我的終生志願，杜爺他年如到東北，賜顧敝廬，我與鎮國禪師必倒屣相接。

「郭大人清德令聞，早已有口皆碑，杜爺聽了這番宏論，更加欽仰，連聲說道：「他年不管有事無事，必至葛松岩拜望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那就不敢勞駕，不過小姑娘既然走了，說不定京中要看看你這個，也未可知，因為她那陳情表已經把你舉的很高，希望你對這事不必猶疑，既有她作了榜樣，還許不至強迫你作官。」杜爺對這事也未加可否，只說大人顧慮周到，停了少時，郭大人嘆口氣道：「我來山東，雖沒有甚麼建樹，但撫躬自問，尚無大過，此次歸去，很覺適意，只有一件事情引爲遺憾，就是我來山東之初即想拜寶大俠，可是終此任未得一睹丰彩，如今小姑娘又復過去，緣分如此之淺，今生是否有幸得與寶大俠，相逢一面，全不可知，萍水之緣亦何嘗容易，我們今日之晤彌覺可貴了。」言下不覺唏噓，郭大人意深詞切，杜爺亦深爲感動，遂答道：「小明與寶大俠爲情同一體，他日定當約他同往東北瞻拜。」劉鐵玉道：「我的志願也和大人一樣，以未見寶大俠爲憾，他年寶大俠歸來，如得一信，亦必趕來拜晤。」三人正談着寶勝來，郭升報說李老師同幾位耆紳求見，杜爺就要迴避，郭大人道：「無甚要緊事，他們都是公正人物，一同談談無妨。」便命郭升相請，這位李老師名叫李觀，出身歲貢，博通書史，爲人正直，不慕榮利，曾在河南商城幹過一任教育，再未出仕，因此人們都呼以老師，他在仕林之中雖沒有甚麼崇高地位，只因品學兼優，齒德

並尊，城內居民人人對他敬重，那些地位較高的人物也都推重他，蔚成地方人望，他性情淡薄，不喜交往官府，過去地方府縣官很想結納他，他的孤傲性子拒人千里，往往合不得轍，只因郭大人一清似水，學識高深，志同道合，一見之下便成了忘形交，滿城多少高科顯仕，郭大人並不喜逢迎，獨對這位李老師非常敬禮，無論甚麼時候來到總是要見，有時閒暇同到北郭碧廡蒞開軒，品茗對坐，作半日漁樵閒話，這位李老師也有他的價值，未曾一次以地方事情干擾，雖然地位懸殊，却無半點隔閡，所以他一來到杜爺要週避，郭大人便止住，不多時李老師同幾位長者走進，郭知府同杜劉兩人一齊起立相迎道：「難得李老師駕到，大家談談。」郭知府說着便與杜爺介紹，其他幾位紳耆，李老師也給介紹過，特別向小明說道：「這位就是雁門小春甲，常聽父母大人提起，今日見面勝似聞名。」小明恭謹答道：「學生碌碌怎當得老先生贊許，還請老師不棄賜教。」客氣一番大家入座，郭大人笑道：「你們這幾位佳客可說都不見外，隨便談談到很有趣，頂好是『今夕只許談風月』，更有意思。」李老師道：「像我這老古董怕不把『清風明月』，談成『天陰月黑』，最好是別出題目，大家隨便談談較佳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題目這東西只有老師把來難為學生，我們這些人那敢當着老師近前班門弄斧。」郭大人說着大家一陣笑起，幾個紳耆插言道：「還是父母老大人有意思，題目既是應由老師出。那麼就請李老師代表說說大家的意思罷。」李老師先用清明目光看看郭

大人笑道：「我說這話你一定不願意聽，可是我得先聲明一句！這不是老李一個人的意思，是大家的意見，老大人你調部的消息不知怎的弄得風雨滿城，全境人民聽到這消息都嚇的心往口裏跳，像賭博光棍輸掉本錢那麼喪氣，要聯合全境人民挽留，城裏的人一齊麻煩我們幾個老朽，比欠了他們的債務還利害，天天登門纏擾，不過我知道這事須徵求你的同意，你如果真能俯順民意，須答應他們的要求。」旁邊一個年長的紳士說道：「老大人高遷，百姓人人惋惜，不勝愁苦，想老大人在此臨民數載，一旦遠離，亦必不豫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這沒有的事，『上台須有下台時』，天好的角色也須倒齎班兒唱，不然只演獨腳戲，不特觀者厭煩，戲中人委實受不了。」那紳士又道：「老大人德洽封疆，豈是逢場作戲可比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諸位拾愛，我心感激，但今無論從那方面說起，必不可留，况我念年從政，奔馳南北，雖無絲毫建樹，却早心力交瘁。此時退休已感不早，一頭鬍鬚轉的鬍子多了也須讓他歇歇，諸君如再迫我，就是把我看的不如拉磨驢了。」郭大人一行說着不禁大笑，李老師為人痛快，他見郭大人意志堅決，不可再留，遂說道：「老大人自己要拆台，看戲人誰能擋得住，這節只可不談，不過全境人民都仰你是民之父母，你却自况諸葛子喻，太不類了。」李老師從來板板，這時也作滑稽，惹得大家又大笑一陣，郭大人笑道：「驢亦血氣之倫，况人何方，遂信口吟道：

「粉墨登場意有餘，爲人作嫁卽爲驢，清風明月歸來日，也似驢兒套鎖除。」

郭大人甫吟完畢，又是一陣鬨堂，李老師揜着說道：「如此神術，應跨之湖上，不應填到磨房，管他『驢驥懷特』，沒有研究的必要，這事不必提了，我有個合理的要求，老大人該答應我罷，就是去年全境百姓恭送的那套萬民衣傘，當時你說趕熱灶的玩藝，絕不收受，已經擺在明倫，做了骨董，現在大家又恭製一套新的，以表愛戴，這不能說趕熱灶，尤其你現在可攆回作個紀念，官不打送禮人，這次我得要點薄體面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我真想不到你老夫子還這麼俗，你若送我一領布衫，一把雨傘，我還得點實惠，好好的綢綾，撕成條條兒，未免『暴殄忝物』，這玩藝我是用不着，勞你代我謝謝大家。」李老師正色說道：「老大人功德在民，萬姓感戴，恭作紀念，出於至誠，連此不受，太辜負他們的意思了，大人說以百姓心爲心，這點紀念品就不能再却。」郭大人也鄭重答道：「非是我過於矯正，實因無此功德，不敢當此『不虞之譽』，『君子愛人以德』，你李老師爲何也與衆同流。」李老師道：「我從來就不會隨聲附和，如果不是大人功德足稱，他們要這麼辦，我也必定阻止，實在說來，你老大人當之無愧，我們纔這麼辦，你可以山東河南兩省訪訪，李觀曾拍過誰的馬屁。」李老師懇切率直表達他的意思，別的紳士也一齊相勸，若再峻拒，李老師真要惱了，郭大人雖然極不喜歡這些表面恭維，但在衆情難却之下，也不好意思過拂人意，遂笑道：

「必要我領情的話，我也有個小意見，文字語氣須要多少切點實際，不然像『萬家生佛』等等肉麻口氣，使人望之欲嘔，語云『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』，那便是欲益反損。」李老師喜道：「這太好辦了，老大人博雅，可以自擬詞藻，我們照樣恭奉到省事。」衆紳士也隨聲附和，請大人命個詞兒，郭大人微笑道：「這太容易，只『兩不兩未』就够了。」衆人道：「却是爲何？」郭大人笑道：「就是，貪之不多，暴之不甚，安良未能，除惡未盡。」李老師搖頭道：「這不像話。」郭大人道：「『言無實不祥』，我這是從實際着想，文雖不佳，質還稱實。」李老師搖頭道：「像你兩袖清風，一萬年也用不上個貪字，你好說實話，你先說貪得甚麼！」郭大人笑道：「我若不多貪食點，兩肩一口來到山東，三冬兩夏沒有餓乾，豈非證據。」李老師哈哈笑道：「如此曲解，把吃飯都看成貪，恐怕自有人類以來無人不貪，太笑話了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我原說貪的不多麼？」大家又笑一陣，李老師道：「詞藻漫漫斟酌，準能教他『言順行，行願言』，你放心，我們絕不作瞎奉承就是了，」郭大人也不再加可否，談鋒又轉了方向，說到寶小姑娘逃避徵聘的事情，李老師嘆氣道：「如此殊榮，古今希有，她竟遁去，古人批評徵之不起的人物，是過於矜式，庶幾近情。」那位老紳士又道：「辭官不居，到還不算甚麼？徵聘不起似乎有點矯情，賢者不當如是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那就看其人的真實價值如何，果然才德相稱，原可『天子不得而臣，諸侯不得而友』，像小姑娘

這樣奇人，我輩庸俗原不能贊一詞。」又一位紳士道：「生存人世，不以人世之榮爲榮的卽有乖人情，輕視徵聘的從古未有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也不盡然，宋真宗徵見楊樸，共妻賦詩相送有云：『更休落魄耽杯酒，且莫猖狂愛作詩，今日捉將官裏去，這回斷送老頭皮』，這婆娘的胸襟，眞使富貴中人慚倒。」他們互相辨論一番，談至夜深方始散去，李老師一幫客人去後，郭大人向杜爺笑道：「作官處處淘氣且不必說，只這些俗事亦足使人生厭，憑李老師這樣蠻直人，還是未能免俗；其她的人就不必說了，他們眞把那些花花東西送來，我當如何處理，生往『尼姑頭上按髮髻』未免強人所難。」杜爺道：「他們既是出於至誠至公，大人就不必固執了。」郭大人點點頭道：「世故應酬是頂難爲人的事，古人逃名避器，並非故意高超。」又談了多時方始歇下，杜爺本來想看望郭大人之後，立即往寶家聲，偏又遇上這麼些事情，只得暫且留在衙內，陪郭大人流連幾天，次日李老師率同全城領袖人物，僱了兩班鼓樂，吹吹打打，送到全幅萬民衣傘，並一方「甘棠遺愛」匾額，鄉區也於同日送到一份，是由李允文等向地方出頭人物送來的，兩下會合，格外熱鬧，濟濟多士，楚楚衣冠，堪稱盛極一時，只管郭大人把這事看的平常，人家地方人士却是非常鄭重，將衣傘匾額安放大堂，那些地方出頭人物，俱各穿袍戴帽，次第拜過，一時樂聲悠揚，鏗鏘有節，一個個蹶着屁股做的雍容大方，看熱鬧的男女老幼，從外映壁擠到大堂口，人人想一睹這位清官的丰彩，郭大人

誠心厭煩這些事情，可是人家大禮參拜，他也須有個回答，忙了半天，還得陪上幾桌酒席，虧得杜小明向衙內幾個心腹，幫同應酬，就這樣費去整整一天工夫，使人頭昏眼花，郭大人單把李老師和李允文留下，晚間在內書房閒話，兩位李紳都一口同音的說，全境百姓都對父母大人愛戴，必須這樣纔合民意，今天的盛舉堪謂空前，郭大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這樣弄空前，我却不願『絕後』，李老師辦這俗事還給個信兒，你允翁竟來『霸王硬上弓』，真太不體量人。」李允文笑道：「這又不是學生的意思，那能事前來報告，且是只要合乎大眾人情，天下事原可從權，這事大人怪不得學生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你們愛湊熱鬧，拿我生生的出一次活殮，怕不折損我。」兩位李先生齊說老大人功德無量，福壽無疆，郭大人笑道：「那真成禍害一千年。」大家笑了一陣，郭大人又向李允文道：「世兄舉式之後，是否想謀出缺呢！」李允文道：「小兒與陸路平都在部當差，全是寶中書提拔，聽說寶中書已陞吏部侍郎，老大人想必得到京報。」郭大人點頭道：「京報是有，聽說他這次榮晉也是爲的小姑娘取回貢寶關係，世兄前途必有後望，但是小姑娘在徵聘之下，竟然走了，不然大家還更沾光。」提起小姑娘這事，李老師同允文俱都非常惋惜，閒話多時，最後郭大人笑道：「你們兩位既然生給我出活殮，我對你二位也有點要求，就是我走之前你們在此陪我流連幾天。」兩人一齊答道：「本就不打算走，只要老大人不下逐客令就成。」從這天起，李老師同允文便住

在府衙，連同杜小明共是三位佳客，每天早晚閒暇，茗茗清談，頗感興趣，一般作官的人差不多都是歡喜登場，哭喪下台，郭大人早已忘情得失，原不把官職看的很重要，又有幾位嘉賓相伴，這些日反覺比往常痛快，過了幾日，新任來到，交待手續早預備的妥妥當當，郭大人爲官清正新任也曉得，當然無多麻煩，當天舉行了交接大禮，「無官一身輕，」郭大人覺得心情非常輕鬆，便與李老師等幾人，在新任相送之下出了官門，外面早預備好的綠呢大轎，百姓遮道攔輿，爭呼青天，老人焚香，小孩放炮，全城歡呼雷動，比城隍出巡更熱鬧幾倍，郭大人看到父老融融，心內非常喜悅，回頭向李老師幾人道：「郭某有何德能，蒙父老昆弟如此拾愛，實覺衷心有愧。」李允文道：「這纔見『公道自在人心』，他們表現於外的僅此一點，內心愛戴還不知較此熱烈多少倍。」李老師與相送的通城父老，便請郭大人登轎，郭大人笑道：「滿城父老相送，我豈忍遽爾就去，況且我今卸職就是平民，用不着乘轎，我的代步早在城外備好了，咱們就一同步行出城，讓我在這城內多流連一時。」李老師道：「你出離府境再作平民，在這片土上你還是舊令尹資格，『以吾從丈夫之後不可徒行也』，讓你磨起兩脚泡，未免顯得此地人民不做長上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這些古腔古調我真不愛聽，我今天定要安步當車，打破舊習慣，對地方景物多一時流連，我們也可借此多談一會，也省得縮到轎內，讓滿城父老探頭探腦瞧不見郭某是長的還是圓的，我這張老臉皮既不怕人看，縮到

四方窟窿裏幹甚麼？這一點我却決不聽老師分付。」李老師同諸多耆老，再三相請，郭大人堅執不肯，只得罷了，一般耆老和衆星捧月似的繞着郭大人緩步前進，那乘大轎依然在後跟隨，百姓只知道郭大人是位好官，很多人沒有看到他的儀容，這次離職，都想看看這位郭青天是甚麼樣的人物，這乘大轎就是百姓的目標，剛一活動，人羣像海潮湧來，好多公人在前邊開着路，郭大人同李老師諸位紳耆緩步前進，有些孩子邁到轎前往裏瞧，纔知裏面空空如也，經過街巷，商民住戶俱各鞭炮齊鳴，李老師喜道：「不枉老人家愛民一場，這些景像都是黃金買不到的。」那些紳耆齊說：「惟老人家令德足以當此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此地土俗有『接財神』，『送窮鬼』，今天這番張羅，正是名副其實的送窮鬼。」紳耆們不覺全都笑了，他們說說笑笑緩緩前進，好多的時間纔到了東門，剛進了門洞，却添出一件麻煩，甕城焚着一蓬一蓬的檀香，遮道跪下二十多名老人，都是雪白鬚鬚，起碼都在七十歲以上，這些老者齊聲呼道：「請郭大人賜與一點紀念。」一個年齡最高的老人，湊近郭大人近前，雙手捧住郭大人的靴子說道：「請父母留此，作個永久紀念。」若是現在弄這一手，豈不成了笑話，然而那時城門脫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不是百姓真正愛戴，輕易得不到這樣光榮，並且這光榮比較高力士捧着李太白的腳杆還高貴十倍，去今幾十年前，各府縣的城門洞裏常見木架上擺着一雙破靴子，上題某公遺愛，這便是清官卸任百姓親爲脫下的，別的事還可自己做作，

惟獨脫靴紀念這事，不能裝點，必須百姓同意纔成，不然你自己把一足下一留在城門洞，保險有人給你丟到陰溝內，所以那老人捧了郭大人的靴子，郭大人雖然覺得這是陋習，但也重情難却，自己趕緊把那雙舊靴子脫掉，郭升在旁另拿過一雙靴子換上，那老人和獲得至寶一般，旁邊一人捧着筆硯紅箋說道：「就請李老師題幾個字罷。」李老師也不推辭，握管在手大書「遺德在斯」四字，旁書了卯夏六月郭公治新遺愛。

李老師寫完之後，向郭大人笑道：「就這樣罷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你們『遺德在斯』不要緊，我真感覺『遺痛在脚』，因為我那破靴子是三貫半錢買的。」李老師幾個又笑了笑，那一幫老者將那雙舊靴子高高放在木架上，這件工作就算完成，一路擁擁簇簇到了東郊，道旁搭了彩棚，全城紳民俱在此祖餞，杜爺向道旁望去，劉鐵玉，武鎮北，挽着一匹黑驢，頭戴大草帽，身穿短臂袖衫，青褲麻鞋，十分緊慎，武鎮北不減當年賣膏藥的孝度，杜爺從人叢中越出，走近武劉兩人笑道：「驢子雖然平常，趕脚的却過於雄壯。」武劉兩人笑道：「你杜爺這幾日也跟着過於受辛苦，此地一別，不知何時再會。」杜爺道：「我輩飄泊江湖，青山不老，後會有期，今天這番盛況，人過留名，也不負郭大人來山東一趟。」劉鐵玉道：「地方父老盛意可感，但大人時常說他這次出仕，無甚建樹，引以為憾。」杜爺笑道：「這正是『子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，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』的

偉大丰度，反之若是『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』，焉能有此盛況，少時道上再談，我還去幫同大人應酬他們。」杜翁說着逕往官棚裏去，這時地方紳耆有的題詩相贈，有的持扇請求郭大人題字，主客都忙，那些詞句多半都是『更裏荷苞』，無足記述，惟獨李老師和李允文獻詩兩章略有意思，這裏不是論文談詩的地方，郭大人也不便單對他兩人的作品格外奉承，只多看了兩遍，同其他的詩稿一並裝起，李老師的詩是：「山川靈秀憑君賞，襟被親朋笑爾疎，歸去趙忞琴鶴在，先生贏得一頭驢。」李允文那首是：「聲望當時金鼎重，詩思驢背玉壺春，百年兩地成新塚，再過遼天換舊人。」別人的詩意，無非都是善頌善禱，兩位李先生的詩寓意深厚，別具一格，沒有頌禱意思，李允文的詩並寫出百年物換，兩地新塚，在俗人眼內看，不合恭送上人的體裁，然而惜別情深，流露紙上，正見他的誠摯，郭大人將詩稿裝入詩囊，向衆人拱手謝道：「郭某平庸無奇，諸位父老過於厚愛，衷心有愧，更蒙各位擣藻揚芬，賦詩相送，所譽過當，愧我不善吟咏，難以逐章奉和，只有率成一章，狗尾續貂，不敢云和，略表己意罷了。」說着索過紙筆，一揮而就，寫成一首五言古體詩是：

「天地如寄廬，人生似磨驢，去路由來路，展轉復踟躕，生生原無異，貧富則有殊，富者心憂碎，貧者氣喘粗，奔波三萬天，骯髒七尺驅，優孟尙衣冠，黃老弄玄虛，作戲由人看，忸怩苦自如，名利一本帳，得失兩模糊，不如歸去好，免教田荒蕪，寒衲堪代步，

何用勞屑與，受盡苦中苦，方作驢上驢。」

郭大人寫完，置於桌面，衆紳耆像矮子看戲似的爭着探頭往觀，李老師，李允文等幾位瀟博之士，反覆讀了幾遍，不禁撫掌叫絕，那些一知半解的半瓶醋，當然隨聲附和跟着瞎奉承，「多情自古傷離別」，在離別場合再有詩酒唱酬，似乎格外加重情緒，他們主客臨別賦詩，意重情濃，但無論如何，離別終是要離別，祖餞完了，郭大人步出官棚，向送行之人長揖告別，諸多耆老在依依不捨情緒下，拱揖相送，內中李老師李允文等幾個知音之士，早已淚下沾襟，郭大人叮嚀幾句，便要登程，衆耆老依然跟隨前進，郭大人跟着驢子緩步前進，不知怎的那些百姓也是不捨，許多老幼男女緊緊在後相隨，甚至有人哭出聲來，郭大人見此情形，大爲感動，眼望着衆百姓池幾點淚，高聲說道：「諸位父老別了罷，他年有緣再與諸位父老相會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請諸位留步，郭某去了。」說着長揖下拜，再復前進，無奈那些百姓還是不捨，費了好些時間未走出半里路，又前進幾步，道旁有一高坡，郭大人登臨最高處，人羣中一片高呼青天，有如海潮，郭大人站在高崗，高聲說道：「諸位父老如此拾愛，郭某實不恥當，憑心而論，郭某在此未有絲毫樹立，充其量不過無太過而已，德政實談不到，方覺尸位素餐，愧對地方，諸位父老竟然抬舉過當，不惟於郭某無益，反增郭某罪愆，『君子愛人以德』，郭某已經不克負荷了，郭某家住遼東，路途遙遠，諸位勢必不

能「往送之門」，就此兩下方便，相知不忘，何在時刻之爭。」郭大人說了這些話，衆人聽了極爲感動，李老師等也覺這樣拖拖拉拉，一時不能走開，遂向衆人招手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大家都請回，讓郭大人好趕路。」那些百姓到了這時，纔無精打彩的往回走，但是三步兩回首，依然難捨難離，衆百姓漸次回歸，郭大人方從高崗走下，忽然一位老尼姑轉至近前，稽首唱諾道：「大人高遷，老尼竟不曉得，相送來晚，還望恕却。」郭大人一看是北郭碧廬菴覺慧普光老尼，這老姑子也是一位高人，並且郭大人一來山東就認識，因爲這些日過於忙碌，竟未向她辭行，這時她特來相送，郭大人甚不過意，連忙拱手說道：「匆遽就道，未至寶菴辭行，竟蒙法駕相送，實不敢當。」覺慧笑道：「大人功德在民，滿城百姓都來恭送，老尼何敢偷懶，因爲事先不知，所以來遲，這時已不甚早，趕路已走不多遠，請到敝菴暫住一宵，明日早行，亦無多時就誤，未知大人肯不肯賜光。」李老師同李允文也借此勸駕，多留一宵，郭大人一則因爲未向覺慧辭行，再則她那裏是清淨禪地，住住也無妨，遂答應下，大家一同來到北郭，休息不多時候，已經天近黃昏，覺慧具些素食，大家用過，李老師笑道：「我們這些人整年不給你添半點香火，今日却來這般打攪。」覺慧笑道：「諸位老施主肯賜光臨，敝菴增輝不淺，客氣就是見外。」又與郭大人談述已往妙音之事，郭大人指着杜小明道：「他們蒙恩賜婚，有情人都成眷屬，我這大媒是作成了，將來她也許能來拜望你。」覺

慧念禪彌陀，並與杜爺道喜，杜爺不由臉紅，心中抱着一肚子委曲，可是無法告人，只得向老尼行下禮去，老尼喜不自勝，今夜嘉賓高會，正該秉燭夜遊，尤其在惜別情致，寸陰可貴，誰還顧得睡覺，老尼格外盡情，在禪房前面碧荷池畔，擺設一列桌凳和幾張竹牀，石台上燃着幾支蠟炬，沏了兩壺碧螺清茶，請衆賓納涼品茗，劉鐵玉，武鎮北並不是尋常腳夫，也請一同入座，這處荷池雖不甚廣，却通着天然溝渠活水，再加上半人工修造，前面築起一座小小湖山，石隙遍植翠竹，左右栽幾株倒垂弱柳，北面砌着一列萬字石欄，隔牆西南角，兩株粗可數圍的白果老樹，池內不知幾千百棵出水碧荷，一片碧綠翠蓋，漲滿全池，高低不齊的荷箭，大半綻放，紅紅白白，嬌豔欲滴，在燈光照耀之下，益覺可愛，微風過處，清香四播，高樹蟬琴，深水蛙鼓，早晚間譜出天然音樂，一點紅塵不到，半榻清風徐來，端的好個納涼所在，竹床桌凳就設在荷塘北面，主客列坐其次，並賞荷塘景色，後面幾個小尼執着蕉扇，徐徐拂蕩，微風發時，使人心曠神怡，鬢鬢羽化登仙，郭大人笑道：「因過竹林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閒」，個中妙意今宵始領會得，只是小師傅打扇太辛苦她們，到可不必。」覺慧道：「『有事弟子服其勞』，何能談到辛苦。」李老師道：「那得『有事』，像我們在此閒扯，也要累贅他們太也於理不合，如此清涼境界都鬧這排場，別地方的人難道還搬到罡風層裏住，我老漢的感覺是這樣，可不知在坐諸位的意下如何？」李老師說着，眼望劉鐵玉等

幾個人，劉鐵玉撫着鬚鬚笑道：「我們幾個人都是練過功的，五刑不尅雖沒有練到，惡毒不侵却是早不成問題，還是各人隨便一點好，不自然的風吹到香梁上，像發瘧子那麼不得勁。」大家笑了一陣，都請停止打扇工作，覺慧笑道：「那麼主隨客便，你們衆弟子都到廊下休息，等待呼喚再來。」衆小尼迦奉一聲嘻笑而去。

郭大人同覺慧談論禪理，兩位李先生却在解說詩文，劉鐵玉武鎮北與杜爺談論武技，從海北談到天津，也算經多見廣，劉鐵玉道：「我們武道中人的藝業，原無止境，有的可以學到，有的不可以學到，像你我弟兄這樣可以學而及之，像小姑娘的藝業就不是只憑學力能及的，不過我們能做到不驕不怩，「胆大心小，智圓行方」，無論處在甚麼地方，不教一刻疎懈就夠了。」杜爺點頭稱是，正談到這裏，隔牆白果樹唼啦啦一響，把他的談風打斷，杜爺霍地將劍拔出，劉鐵玉也警覺的注視着，他們武藝越高，警覺力也越高，風吹草動在常人往往不甚注意，可是武藝絕頂的高人，臨陣應敵還不大緊，最注意的是細微地方，所以隔牆樹葉一響，誰也沒有在意，杜爺和劉鐵玉都非常警戒，連武鎮北也覺得他們這是過於仔細，至於李老師等根本就未聞得一點動靜，正談着驢背詩思，忽然光芒一閃，兩件暗器，並列飛來，一件奔郭大人，一件奔李老師，出其不意，電光石火般飛到，虧得杜劉兩人敏捷，劉爺飛身抄住一件，那一件却被杜爺一撥，噹哪噹在萬字石欄，火星爆發，

就燭光看去，乃是兩柄三稜短錐，看發出的路數，其人的手法，並不很弱，李老師等幾人，那裏會見過這樣驚險場面，早已嚇得魂飛魄散，動彈不得，接着嗤的一聲，從隔牆跳過一件東西，高約四尺，渾身草青長毛，竄躍十分捷便，驀地一蹯，高約七八尺，嗤嗤連聲，撲向前來，劉鐵玉暗笑道：「這是甚麼怪物，正可借此開開心。」一抖拖金鎖擦他一下，那怪物隨着翻了三四個筋斗，煞是好玩，劉鐵玉的拖金鎖擦出若干花門，並不傷牠，那東西竄躍雖然靈便，要想越出範圍萬萬不能，武鎮北一行攙着李老師等幾個人，向室內躲避，一行喊道：「師兄，此地狹隘，『早着』罷。」武鎮北爲何百忙中說出這麼一句呢，因他相從師兄有年，劉爺的本領全都曉得，收拾這麼一個怪物，決不用費多大手腳，留心觀察，果見劉爺與那東西抖圈子，因喊出「早着」兩字，劉鐵玉正抖着那東西玩，忽聽師弟一喊，驀想地方狹隘過小，並有李老師等紳耆在座，怎好儘着麻煩，想到這裏故意鬆懈，引鬥那東西前進，那東西真也利害，嗤的一聲撲向前來，來勢極其凶猛，劉爺把脚一蹶，旱地拔葱，騰起丈餘，倒飄至湖山斷石上，那東西也不蠢笨，隨着蹯起七八尺隨後追來，可是劉爺脚甫落地，那拖金鎖早抖出幾個絕戶圈子，那東西躍起之後，正是自投羅網，劉爺身影右轉，使個漁翁收網，往回一掣，吧的摔在湖山斷石，只哇了一聲，已經腦漿迸裂而死，借着燭光看去乃是一隻大青猿，杜爺方欲向前觀看，果樹之一條黑影斜飛下來，杜爺揮劍迎上，便與交手，繞着湖

山，上下翻越，十幾個照面杜爺未能將他制住，杜爺忽從小湖山半腰斜跌將下去，那人捷如猿，翻身撲下，舉刀便砍，堪堪中上，驚的武鎮北呀了一聲，在千鈞一髮之際，杜爺右腿一翹，螻蛄翻身，人劍並起，那人早跌出五步之外，杜爺倒跌勢子下來，原是七步蛇行追魂劍的變招，劉爺看的明白，那賊怎會看得出，當他撲上前來的時候，本可立時制他的死命，杜爺爲明了他行刺原因，只將他踢倒，並未傷他，杜爺搶進一步踏住，武鎮北跑上將他捆了，正在這時隔牆飛過一枚瓦稜鋼鏢，杜爺急忙一閃，從頭上掠過，嚙啣打中湖山斷石，火光一閃，飛起無數石屑，力量之大，殊堪驚人，劉鐵玉道：「尚有餘黨。」飛身越過西院，杜爺也跟蹤過來，四處並無人影，杜爺指着白果樹說道：「我看都是這樹作怪。」方將察看，枝間黑影一動竄出牆外，劉杜兩人跟踪越出，那人身手捷便，在先前那人以上，他沿着兀兀黍梢頭，像踏浪浮波一般飛躍前進，脚跟並不點地，輕蹤功夫堪稱絕倫，追逐多時竟未趕上，劉鐵玉怒道：「在追風普陀脚下，容得狐鼠竄逃，豈非笑話。」說罷縱躍直前，果然將近追及，大聲喝道：「鼠輩有本領何妨鬥鬥，只跑算得甚麼好漢。」那人並不答話，疾馳中反身一掌向劉鐵玉扇來，嗖的一聲，極爲疾勁，劉鐵玉暗道：「小子還有如此掌力？」對方來的既是赤掌，劉爺也就收起拖金鎖，擊空還他一掌，就在黍田間交起手來，夜色朦朧，腳底不便，叢叢禾稈都成了腿腳的障礙物，雙方都感覺到，「枯木朽株，盡爲礙矣」的困難，未敢

盡量施展，可是只這樣穩遞緊收，先求無過，已經萬分緊張，不是小家數能望其項背，那人反虛爲實，連變三四個絕招，俱被劉爺破了，見不是頭，返身向北飛騰，劉爺緊追不捨，杜爺也隨着趕來，三人正像捉迷藏似的若即若離，竄騰躍擲，忽從禾間倏地又躍起一條影子，杜爺喝道：「你們縱有黨羽也休想逃走。」說着便飛奔這影子趕來，這條影子的倏忽輕捷，又是一番景像，兜了幾個圈子，拋開杜爺竟奔劉鐵玉前來，劉鐵玉方將追及那人，這一攪合，反被逸去，劉爺大怒，竟然捨彼取此，又復追逐起來，打了幾個轉，這條影子忽然像流星一般向北飛去，劉杜兩人回頭向北趕來，那影子像牽鷄似的東西橫飛幾躡，起先是有兩條影子，被他這一攪合，竟腫了一條，劉爺好生惱怒，奮力緊追上來，纔將追及，只見彩光一道沒入禾稼叢中消逝了，劉杜兩人好生奇怪，越過這片禾田，順着柳隄東去，覺得他們的逃竄出不了這片地帶，可是任你怎樣搜索並無半點影子，劉鐵玉心想山東道上天然該栽跟頭，臨去還現這大眼，杜爺也連說奇怪，好端端的追着兩個怎會一個都不見呢，兩人滿腹疑團向前走，兩旁高大楊柳益發叢密，眼前烏黑一片，像個雲濶，劉鐵玉道：「此間險惡，我們還是越到田間去。」杜爺答應一聲一齊越到田間，剛將前進，忽由樹上撲下一人，但這種勢子分明不帶甚麼作爲，似是受到甚麼打擊，果然着地未能即時躍起，劉鐵玉飛進將他擒下，這時樹間一條黑影飛下直奔杜爺，杜爺急作準備，那影子又復返回東奔，杜爺緊追不捨，轉了幾個彎

子，忽然一件暗器直奔前心飛來，杜爺耳眼俱到，順手綽住，那影子一閃又沒有了，杜爺空自費了許多騰越功夫，再未發現一點影響，劉鐵玉已提着擒獲的那人起來，杜爺握着接取的那件暗器，軟膩膩的非銅非鐵，在昏夜之中也辨不出是甚麼東西，不過只覺奇怪罷了，好在還擒得一個，只好先回庵中問問，這夥凶人是從何處來的，杜劉兩人已不再尋覓那條影子，迅速回到庵中，翻越到碧荷池畔，納涼的人全都進入禪房，除了郭大人以外，都嚇的戰戰兢兢，尤其李老師臉色都黃了，覺慧捧着手兒暗誦佛號，李允文正襟危坐，似乎沉着，但有一大半是裝做出來的內心慄慄，只他自己知道，郭大人神態自然，指着武鎮北向衆人說道：「有他們幾人在，不會有甚麼債事。」正在羣情惶恐中，劉杜兩人雙雙進入，劉鐵玉將擒獲的那人往就地一扔說道：「又捉住一個。」大人問他爲何前來行凶，幾人見劉杜兩人回來，並且又擒得一名賊人，膽子自然加壯，再看被擒的賊人已是鬍髮頰白，將近花甲年齡，除了身體略比肥胖一點，真有點像似劉鐵玉，大家不由一怔，先前李老師嚇的神色慘變，現在見賊人都被捉住，一看這賊還是個老頭子，不由大怒，指着喝道：「『犯上行凶，罪在不赦』，你若大年紀還任此胡爲，可惜你『老而不死』，郭大人清廉愛民，誰人不曉，全境百姓，視作父母，你這老囚徒竟敢如此忤逆。」他一行數說對他狠狠的看了幾眼，那老傢伙帶着不屑的意味向李老師翻翻眼皮，鬍鬚滿不在乎的樣子，大家都在爭看捉獲的賊人，杜爺就着燭光看

看接收的那件暗器，不禁愕然，那裏是甚麼暗器？原是一個雪箋紙筒，裹着一束綠草，這樣東西作暗器已經很怪，上面更有一行小字寫着「呈郭大人清新披覽」，杜爺一發現這行字跡，真覺奇絕，不覺哦了一聲說道：「竟有如此怪事，大人你請看。」說着將那紙筒雙手遞於郭大人，郭大人接過，也是茫然不解，爲何捉賊捉得一封書信回來，他滿懷疑慮，將那紙筒打開，裏面折疊着一紙雲箋，伸開一看，嘆……不由得轉項匿笑。

第三十五回

輕聽惡人言 妄逞意氣
連遭奇恥辱 無限傷心

郭大人看那信箋，不由嘆了一聲，忍不住回頭匿笑，杜爺劉爺在旁觀個明白，也不禁笑了，杜爺道：「本來我就疑惑麼，果然就是。」劉鐵玉笑道：「她真够開心，怎麼迎我來的還再怎麼送我走，真受不了啊。」你當杜劉兩人觀着書信爲何發出此言，因爲這紙書信不是別人寫的，正是小姑娘的親筆所書，不是她的話，普通一般綠衣使者怎會如此投遞法？郭大人從頭看去，只見上書除了請託郭大人晉京之後，設法替她擺脫徵聘，底下有這些言語，「擾擾塵世，盡多不如意事，坦坦心懷，亦有難對人言，雲英天之棄人，辱蒙聖眷，辭不赴命，有不得已之苦衷，不待詳陳，當邀明鑑

，前與老大人所述微志，業已辦妥，微言上達，羣情寢息，自茲心境幽閒，了無罣礙，本擬雲海遨遊，立即就道，嗣老大人喜賦歸來，功德巍巍，萬眾所瞻，雲英蒙庥沐化，厚於常人，敢不恭送，惟以被徵之身，一經露面，事端滋多，只有挹清風而隕涕，望驢背以神傷，捉得凶徒一名，聊當贖贈之儀，好借杜叔叔之手捧與大人流覽，下署雲英拜筆。」

郭大人看了不勝唏噓，在座人等無不驚訝，身臨其事的杜劉兩人自然更甚，衆人嘖嘆一回，便開始訊問兩個凶徒，你嘗這兩個凶徒爲甚麼來行刺郭大人，小姑娘又爲何如此之巧，並且信上已經寫明，原來這有鬚鬚的凶徒名叫通猿叟屠伯龍，那年輕的是他的徒弟蔡根，這屠伯龍是雲南宣成縣人，他與鮑洪濤是同門師兄弟，藝業學成，他便回到故鄉，因爲家中尙能過活，未在江湖行走，但南北知名的人物也曉得幾位，他雖是鮑洪濤的師兄輩，但藝業深造，勝過鮑洪濤十倍，雲貴一帶，武林推爲第一，提起通猿叟三字無人不尊，他這渾號也有由來，因他善識猿性，能以語言通達猿猴的意思，平時家中畜養着諸多猿猴，教場子的時候，便把那些毛猴放出，讓牠們參觀，俗說「猴子戴帽學人形」，這東西原是富於摹仿性的，眼見主人踢弄拳腳，牠怎不蹦蹦跳跳，於是挑選幾個性靈最好的猴子加以正式訓練，也同徒弟是一樣，內中訓練出幾隻最好的猴子，能以衝鋒對敵，普通技擊家不能奈何得牠，尤以那隻馬面猿最爲出色，屠伯龍教練，等如心腹弟子，行動一步都帶着牠

，不想這次竟斷送在劉鐵玉手裏，屠伯龍與郭大人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，爲何到在山東行刺，內中也有一段緣故，因爲黃舉人發配雲南之後，身子雖被束縛，心內却懷着報復志向，並恨着賈馮春這一夥是草苞，不能成其大事，到了雲南不久，他便聞知這位威鎮雲貴的通猿叟，覺得這位天南英雄足可引爲他日報仇的臂助，恰巧他隨軍到了宣威，憑着他舉人身分認識了屠伯龍，問起皇榜舉人爲何落到充軍發配，黃舉人口齒伶俐，工滔善媚，撒下一片大謊，說受到惡人賈勝來的欺侮，對金錢雄厚，買動賊官沂州知府郭治新，誣良爲叛，自己前程丟掉，配發雲南，今生今世不能重見天日，說着淚下沾襟，裝點的十分冤屈，使人望之生憐，武道中人普通都尙豪俠，屠伯龍原不是深沉大雅的人物，聽得片面之詞，便信以爲真，憤憤說道：「這樣的混帳官若在雲南，俺屠伯龍便不饒他。」黃舉人格外慷慨答道：「爲黃某之事惹得老英雄上火，益增黃某的罪孽，這是黃某的命該如此，豈敢怨天尤人，本來那賊官尙有許多惡跡，老英雄發怒，小子便不敢說了。」通猿叟還請他往下說，他却用別的言語差開，說的都是成章達理，句句動人，經過這次會見，屠伯龍對黃舉人非常器重，結成患難朋友，黃舉人退走之後，替他抱着很大的冤枉，並恨着郭治新這樣的人也配居官臨民，真怕虎狼當道，民無噍類了，他瞎糊想像慨嘆，那知道黃元這傢伙陰賊險狠，死有餘辜，不是郭知府格外成全他，也該按律處斬，他微幸逃得性命，對郭知府不但不感恩，反而懷恨在心，背地造

論，黑心蟲不可救就在這裏，後來常常往來，他造了更多的謊話，屠伯龍更信以為真，以後黃舉人在軍次漸得自由，同屠伯龍到湖南遊覽，屠伯龍雖然有一身好本領，但他未出過遠門，也等如三家村的鄉老，未見過勢面，這次到湖南，帶了他的得意弟子蔡根，和那隻善通人意的馬面猿前往，他這次出門雖說是遊覽，但也志氣高昂，心雄萬夫，能得機會見識見識天下英雄，也是衷心所願，他帶着猿猴的意思，就在這裏，本來遇不上大事情，憑他這人物也滿可在江湖驢倌一場，使他永遠不知天高地厚，也就完啦，偏偏的在湖南青山遇見師弟鮑洪濤，這時鮑洪濤葛雲龍正由連銖島剛剛逃回，該着惡人聚堆，寶良臣也跑到長沙一帶流浪，因他在寶府主持過家政，措了很大的油水，竊取了大量貴重珠寶，在青山一帶立宅置產，買婢納妾，稱起寶員外，表面上看也滿像人物，又那知他是一腔壞水，不長半點人心肝，這次鮑洪濤回到湖南，青山地方忽然出現了位寶員外，又是山東藉，他好生注意，與葛雲龍盡量察訪，終於被他探察出底細，知道他雖然姓寶，却與小姑娘，寶勝來，都是大大的仇人，探訪明白，心中大喜，覺得這樣的人正堪「同氣相求」，於是設帖謁見，鮑葛兩人見面之後，率直的把自己與寶勝來小姑娘勢不兩立的經過說了一遍，果然臭味相投，寶良臣對鮑葛兩人的本領也有所聞，在另起爐灶的場合下，認識兩位有本領的朋友，已經令人可喜，何況又是一同仇敵愾，立脚在一線上的人，所以一見傾心，兩下非常近乎，時常聚會，討論報復方法，

葛雲龍已是詭計多端，再加上奸詐百出的寶良臣，自然會想出若干壞道，無奈寶小姑娘不是尋常方法能對付的了，因此他們空想許許多壞道兒，却是無法施展，以後還是本着一丈夫報仇十年不晚的套調，暫且沉住氣，漫漫的糾合能人復仇雪恥，葛雲龍聞知法天祖師廣慧同着幾位長輩在衡山，同鮑洪濤，再往哀求竟未得見，揣着一肚子鬱悶回來，這天偶過青山，遇見師兄屠伯龍，雖然相別十餘載。鮑洪濤眼明，還能唳憶得師兄的神氣，他仔細端詳一會，拱手說道：「前面敢是屠師兄麼？」屠伯龍看看鮑洪濤，只唯阿了兩聲未敢答應，因為同門學藝的時候，鮑洪濤還很年幼，藝業尙談不到，自己却早已學成，對這小師弟根本不甚注意，那時鮑洪濤對這位大師兄絕少接談的機會，兩下都沒有甚麼感情，假設鮑洪濤這時是得意，他就許掉頭不認，無如他是屢遭挫辱，無計雪恥，正想糾合能人共圖報復時候，忽然遇得故舊，已經使他注意，何況師兄的本領比自己強勝的多，這樣機會那能錯過，於是見面就叫聲師兄，屠伯龍方在思索未敢答應，鮑洪濤又道：「師兄貴人多忘，小弟名叫鮑洪濤。」屠伯龍總想起君山學藝時有這麼個小師弟，笑道：「原是鮑賢弟，十年不見你竟如此魁偉了。」鮑洪濤有心和師兄討近乎，表示的十分親熱。

屠伯龍他鄉遇故，亦覺可喜，況且這小師弟又對自己如此敬重，怎不感動？略談別後情形，鮑洪濤便請屠伯龍到青村莊內談話，屠伯龍道：「我還有兩個伴當住在店裏，咱們店房談談也好。」

鮑洪濤道：「來到此地再讓師兄住店房豈有此理，咱們先回，我與師兄取行李，師兄我先給你介紹位好朋友，這位是法天祖師門下，比地道人葛雲龍，這是我師兄屠伯龍。」屠伯龍雖然不識得葛雲龍，對法天祖師廣慧却是久已欽仰，一聽是老廣慧的徒弟，不由肅然起敬，便與談話，一行談着便回村內，依着屠伯龍要回店房，鮑洪濤與葛雲龍堅執不肯，約着屠伯龍選到寶良臣家裏來，先給寶良臣介紹了，鮑洪濤爲獻殷勤，親到店房請黃舉人蔡根，並取回行李，共往廳堂待茶，這所房子是買的家伙舊宅，從前雖然荒廢不堪，但一經修葺，便非常講究，彼此重作介紹，屠伯龍指着黃舉人說道：「黃先生是山東沂州在舉的，寶封翁是山東，當然曉得。」寶良臣對虎兒埠那件案子知道有個黃舉人黃元在幕後操縱，一想這屠伯龍是由雲南來，料定必是其人，遂起立拱手說道：「久仰大名，今日纔得相見。」黃舉人也答禮致敬，說了許多客氣話，屠伯龍叫過蔡根給師叔鮑洪濤叩頭，鮑洪濤慌忙挽住笑道：「我們爺兒倆已經在店房會過了，不須多禮。」遂與在座諸人一一引見，大家談過一會，寶良臣道：「今日屠兄遠道而來，應該寶某作個小東道，咱們同到延賓樓罷。」葛雲龍道：「你府上廚子手藝特佳，何必捨近求遠。」寶良臣笑道：「佳客遠臨，那敢簡慢。」屠伯龍還要客氣，寶良臣那裏肯依，早與鮑洪濤挽了屠伯龍的手往外走，蔡根牽了那隻馬面猴在後跟隨，屠伯龍笑道：「這隻猿猴，我每飯必攜，今天當着貴主人似乎有點不雅。」衆人齊說不妨事，帶牠

玩玩正有趣呢，大家說說笑笑到了延賓樓，在正廳佈了一桌最上等席面，從來有錢的王八勝過落魄王孫，寶良臣雖是個外來戶，只因他是富豪員外，大家也都對他恭敬，尤其酒館飯店的人們，個個都是寶石眼珠子，雖然窮人衝不起他們的眼皮，見着有錢的偏會眉眉含笑，這延賓樓寶良臣共計不過來了兩三次，這就成了老主道，一進門就圍了一大幫夥計叫寶老爺，沒待挑選就讓到正廳，擺上上等筵席，當主人的誰都願意在賓客面前裝些體面，堂倌這種承迎，花錢的老爺誰不喜歡這個調調兒？買賣人的生意經這也是奧妙之一，寶良臣見館子先給裝出許多體面，自然也覺得意，遂將屠伯龍黃舉人恭維至上座，大家開懷暢飲，席間講說了許多江湖閒話，鮑洪濤伸着拇指把屠伯龍盛誇天下無敵，衆人當然隨着奉承，屠伯龍也覺有點志得意滿，笑道：「師弟不必過譽，屠某十載以來，未歷江湖，外面事故知道很少，即便有能人也怕無緣相識，幾年以來，無甚心得，惟獨訓練了幾隻猿猴尚有意思。」那隻馬面猿聽到猿猴兩字，豎起耳朵，似乎是聽主人分付甚麼話，屠伯龍擺手道：「沒你的事。」馬面猿又復蹲坐下，屠伯龍遂將訓練猿猴經過，及這隻馬面猿的馴熟技能說了一遍，衆人俱各點頭贊嘆，連飲了幾杯，屠伯龍看看廳前空場，和蔡根說道：「這庭院很寬綽，你同馬面猿比試兩下，讓大衆下酒，並取隻鴿子給他。」蔡根領命，打了聲呼哨，一躍飛到院子中心，馬面猿緊隨着躍出，蔡根將手一點，便是一掌，馬面猿躲過，還了一招便交起手來，蔡根敞空抖牠

一下，惹的這畜生火起，噉的一聲，繞着蔡根左右，前後騰挪，也有許多出其不意巧着，蔡根是屠伯龍的得意弟子，拳技已經不弱，當着初見面的長輩近前，故意賣弄，使出全身本領鬥這猴子，中間實際使出幾手絕招，猴子都能破解，鮑洪濤葛雲龍看了，不勝驚嘆，正在大家叫絕之際，蔡根蹣身跳到簷角，順手打下一支鋼鏢，猴子一把抓住，蔡根從兜裏放出一隻鴿子沖空而飛，那猴子一鏢飛起，那隻鴿子翻落下來，接着那猴子騰身一躍連鏢帶鴿子抓住，又復噉了一聲，蔡根雙手拍了一下，猿猴將鏢擲過，蔡根接過裝入鏢囊，重復入座，大家又是一陣贊許，蔡根得意的謙遜幾句，屠伯龍態自苦笑道：「我在內地得了個通猿叟渾號，就是因為畜養幾隻猴子的關係，方纔表演不過鬧開心的玩藝，其實牠的本領並不只此。」說着不由驕傲的狂笑一陣，衆人又是一口同音的恭維，鮑洪濤暗想，往常只知屠師兄的武藝高強，却還不知他能訓練這樣通靈猿猴，遇有機會用牠，或者此人還得力，一行想着問起屠伯龍故鄉情況，表示對師兄十分親熱關心，屠伯龍略略答覆，便問師弟這些年可得意，其實鮑洪濤並不是真果對師兄這麼關心，他對師兄細問起居的原因，就是等待他問自己一句，所以屠伯龍問他一句可會得意，這却正該和他加以表演，鮑洪濤先嘆一口長氣，方纔滿臉歡笑的顏色，立時變成弔喪模樣，很淒然的說道：「不是師兄相問，外人我是不好意思說，休說得意，簡直是一溜跟頭栽到老家，若還有一分志氣，真不應該活着，比起師兄真有天淵之別，請

幾年小弟成立一處鏢行事業，雖不敢說天下聞名，却還行動得開，誰想山東惡棍寶勝來，因着一點小嫌怨，竟同他那個小妖精女兒，給小弟捲了攤子，休說鏢店開不成，就是我這個人在江湖也寸步難行，一旦狹路相逢，連小命也怕保不住，這樣的苦楚，不是遇見師兄，我能向誰告訴？」他一行苦訴着，眼中落下淚來，屠伯龍與小師弟相別十餘載，對他的行徑絲毫不察，只覺他被欺負到這般，很是可憐，愕然說道：「想不到師弟學藝一場，竟受到惡人這般欺負，但不知師弟怎樣與他結怨，那姓寶的有多大本領，敢如此欺人。」鮑洪濤又嘆口氣道：「像小弟這樣無用之人，怎敢惹事招非，只因那年萬仞山下、擲設鏢旗大會，因小弟那時正幹着鏢行事業，前往參加，在旗會上得罪了他，從那時對小弟就懷恨在心，至於他的本領，寶勝來還不怎的，那個人稱寶小姑娘的小丫頭，却真够利害，不但小弟等不足以展，連廣慧老法師都被她惹了，王旗被他取去也就罷了，竟迫得小弟連頭都不敢露，真給同門丟臉。」屠伯龍道：「生意人人可做，何況彼此相隔遼遠，她如此霸道，難道不能與他當官理論麼？」鮑洪濤搖頭道：「那更白打，他這惡棍手眼通天，比不得尋常，大小衙門都有他的黨羽，如今那個官兒不是欺軟怕硬，公道無法伸張，明明吃虧誰去麻煩呢？」屠伯龍聽鮑洪濤說的寶勝來如此兇惡，心中甚為不平，停了少時向寶良臣說道：「寶仁兄亦是山東，可知寶勝來父女是怎樣的人？」寶良臣道：「當然知道。」葛雲龍在旁輕輕捏他一下，寶良臣是何等奸

猜，立即會意，轉變話頭說道：「可是不便說這些事，因為我也是姓賚，這一點還請屠爺原諒。」屠伯龍是初次會面，人家主人不願講的事情，勢必不能勉強，遂差開話頭，談些別的事，少時酒飯完畢，屠伯龍要往山下散散步，葛雲龍道：「我多貪了幾杯，無力奉陪，得向諸位請個方便。」寶良臣正不知葛雲龍暗中阻止發言是甚麼意思，也以吃醉爲詞，向衆人告了方便，與洪濤便陪同屠黃蔡三人外出。

賚下寶良臣葛雲龍兩人對座閒談，葛雲龍笑向寶良臣道：「良翁，你看姓屠的這人怎樣？」寶良臣不知他問這話意向何在，含糊答道：「到像個英雄。」葛雲龍點點頭又道：「你看他比起寶小姑娘怎樣？」這一問却使寶良臣瞠目難答，笑道：「我是個文人那裏曉得這些，葛師傅你看如何。」葛雲龍搖搖頭道：「那像泰山之與頑石，簡直不能開比例。」寶良臣道：「那麼我們認識他豈非也無大用處麼？」葛雲龍道：「也不盡然，他不能與寶家那妮子比，普通一般却還不能及他，並且他氣急心粗，容易利用，你知道我阻止你發言的意思麼？」寶良臣道：「我正想問你哩。」葛雲龍道：「我們這時對他說出一句話，總得教他印在心坎，認爲千真萬確，永遠不會變卦，倘我們不約而同的只和他談寶勝來父女可惡，他未必不疑惑我們這些人是一根絨子彈琵琶，卽不至如此，就讓他恨上寶勝來父女，又當得甚麼，於其捨上孩子套不着狼，還不如弄個懶狗穩當，再同他談話的時

候，要緊把竇家父女的罪惡只說到六分，把臧官郭治新的罪惡形容到十二分，使他一恨心上這臧官，倘借他的力量把姓郭的臧官除掉，是何等痛快，實際說起來姓郭的臧官比竇家父女還混帳的多，良翁你想是不是呢？」竇良臣本對郭大人就懷恨，經葛雲龍這一提議，也覺有理，遂笑道：「葛師父說的極是，我沒有別的本領，『善爲說詞』還對付得過，這一點你就放心罷。」從這天起，竇良臣就注意這件事情，老奸的作風畢竟穩重，屠伯龍回來，加意承迎，表面一言一動都帶忠厚長者風味，絕不妄談他人是非長短，有時鮑洪濤對屠伯龍述說竇勝來父女的過惡，他還從旁咬文嚼字的勸說，「君子不與牛爭氣」。顯着他胸懷大方，同時對屠伯龍，倍加禮貌，三日一請，五日一宴，一切起居用度照顧的十分週全，屠伯龍幾次要辭行都被竇良臣懇切留住，似這樣又有禮貌，又肯破鈔，人非木石，誰能不受感動，屠伯龍被竇良臣麻醉的心昏意亂，他想不到茫茫塵海，竟有如此忠誠君子，有一次飲酒微醉，慷慨激昂的表示，以後遇有緩急，當以死相報，竇良臣假裝不解，仍用平常言語差開，屠伯龍對竇良臣的人品，益加敬重，只要他說出一句話，便覺千真萬確，這種作風葛雲龍看的十分明白，有一日和竇良臣悄聲說道：「『君子時然後言』，你可以發話了。」竇良臣微笑一笑道：「我自會待機而發。」趕巧這天飲宴，屠伯龍問起竇良臣緣何由山東遷到此地，這一問正有他發話的引子，嘆一口氣道：「屠爺我這家裏真不該對人說，並且也無顏對人說，不定你我弟

兄情同一體，我是永遠不能說的，因為家醜不可外揚。」他的表演工夫真够火候，說到這裏，一副莫明其妙的眼淚雙雙流下。屠伯龍道：「寶爺何事傷心至此？」寶良臣拭拭眼圈說道：「一言難盡，總而言之，我被賊官害的骨肉飄零，家不成家，逃到這裏苟活，真無顏見先人於地下，俺寶家是世代簪纓，家道豐盈，在山東也是上數的人家，亡嫂寶夫人就是先朝陪奉，我們五世同居，當時這份家業就是我經營，不料寡嫂死後，逆姪回家，勾結賊官郭治新圖謀這份家業，我對這事看的平常，覺得這家業是先人所遺，只要是姓寶的子孫，誰承受去都沒有關係，便向姪子說明我的意志，家私全部不要，我的姪子到有點回心轉意，但這位賊官非弄的我們家敗人亡不可，寶府的珍寶一多半入了賊官的食囊，他還不甘心，把家私硬分一半給亡嫂的義女寶小姑娘，她並非寶氏宗族，如何分得財產，無非轉過彎兒歸到賊官食囊，這也罷了，可憐我五歲的兒子被暗害，那賊官屢次有言，斬草除根免除後患，想除掉我這條老命，我怕真果遭到他的毒手，覺遷地爲良，暫且卜居在此，但我副老骨梗並不願拋棄於外，一旦賊官走開，我還是仍回山東，至於我們的家務，沒有外人摻雜，我們自己的骨拐也就好蔽了。」寶良臣十分慨嘆的述說，屠伯龍原就聽得黃舉人說過屠大人劣跡多端，如今寶良臣又這樣說，更覺得可靠，遂憤然作色道：「這樣的人也配宰治萬民，不僅是百姓不幸，實亦國家不幸。」寶良臣見屠伯龍不憤，故意用反面言詞激他說道：「民不言官，適緣因着家事

提起，惹得屠爺生氣，太不當了，咱們談談別的事情罷，這些齷齪提他做甚？」寶良臣說着不禁哈哈大笑了。屠伯龍方聽他談說得有勁，正要聽聽郭治新有多大的惡孽，寶良臣的談風忽然要改轍，覺得不對味道，遂笑說道：「那賊官的惡孽畢竟還有多少，寶爺你不詳細告訴，我連飯也不吃了，你放心，我也絕不因這些過去的舊帳惹氣。」寶良臣仰着臉兒思索着山東事情，照實說來人家郭大人那有半點劣跡？自己不可告人的事却是多如牛毛，只憑無中生有陰編排，葛一弄的前後矛盾反而不美，還是多加烘染，少說事實爲妙，想到這裏慢騰騰的說道：「提起他的惡孽穢行，真是『掘東海之波難滌，磬南山之竹難書，』然而從來大奸大惡外形不露，他在微邑，人命害了不知多少，地皮挖下不知多深，那賊官手腕極其高明，各方面應付的面面俱到，表面上還落得個清官，是非公理，怎樣講法？至於他爲何有這大的本領，聽說在東北山裏就當過拉竿的頭子，攬錢要狠，花錢要準，對上對下都有他的一套本領，地方出頭人物若不和他同流合污，輕則處處碰壁，到處活動不開，重則弄個罪名身上，處在這種環境，誰敢多事，弄來弄去地方人士都成了他的爪牙，想閉門不出都不容易，就像我這樣的無用之輩，若非遠出數千里外，也得替他搖旗吶喊，實在說我跑出這遠的路程，並無別的企求，就是落得個清靜罷了。」他扯枝帶蔓說了一大套，彷彿「像煞有介事」，屠伯龍千信萬信，葛雲龍再慫恿黃舉人背後加加油，氣急心粗的屠伯龍，竟以郭治新爲未見面的仇敵

，假邀遊東嶽爲名，請黃舉人暫且留在這裏，辭了寶良臣等幾人到山東去，寶良臣等明知他的用意，故作不解，苦留一天，贈送了很多程儀，慷慨就道。寶良臣等送出十里之外方始回來，並叮囑後會之期。一拱而別，回頭葛雲龍得意的向寶良臣等衆人說道：「屠爺此去好似荆卿入秦，必定抱凌雲壯志，至於能不能成功，那也看他的造化，我們當着黃先生不必說假話，他這次去微幸成功是替我們大夥拔去眼中釘，不幸失敗只拿他自己送禮，於我們無大關係，良翁你這些日招待，總算沒有白破鈔。」黃舉人對郭知府的仇恨比寶良臣等幾人重着幾倍，他結識屠伯龍的初意，就是爲的如此，現在由寶良臣等幾人將這齣戲排演的一絲不漏，原則是十分同意，不過他知道郭知府手下有的是特別能人，屠伯龍總然有點本領，恐怕不易在他們近前施展。他想到這裏向葛雲龍笑道：「葛師傅神機妙算固然是好，但不能把這事置之度外，至低限度我們須派人到山東暗中打探，他若成功，我們想法對他作更進一步的結納，若是失敗，我們的脚下也須刮落一點。」黃舉人這點意見，衆人俱認爲是最適當的措置，葛雲龍爲慎重將事，情願自己到山東走走，他們計劃的頭頭是道不表，屠伯龍帶了徒弟蔡根和馬面猿，逕赴山東，一路感激着寶良臣萍水相逢的厚意隆情無可爲報，像他那樣忠厚人竟被惡勢力欺負的拾不起頭。

既然結爲朋友，就是自己的恥辱，憑着自己這身本領，學成之後竟然埋頭故鄉，沒有絲毫建樹

，行俠之人應有抑強扶弱，除暴安良精神，這次到了山東，伺機除了賊官，一則也露露通猿叟的本領，再則也讓江湖道上朋友知道俺的義氣，他這樣想法，何嘗不是俠義肝胆的出發點，無奈他清白未分，事實不明，完全受着惡人的蠱惑，很是可惜，語云「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，就在這裏，一個人不自檢討，盲目附和，往往弄出錯誤，也不只屠伯龍為然，他懷着滿腹妄念到了山東，那裏願得遊覽東嶽？一直到了沂州，正趕上郭知府卸職歸去，滿城人等感德歡送，十分熱烈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郭大人為官如何，本不難看出，無奈他堅信竇良臣是仁人君子，絕不會說謊話，全城人等這些舉動，他認為都是上下勾結做出來的欺騙花樣，他一直看到賦詩餞別，心中越加憤恨，但在白天人多，下手不便，忍耐到晚上，正好郭大人同李老師等幾位耆老，被覺慧邀至碧廬菴，屠伯龍帶着徒弟和馬面猿，在附近兜留到黑天，向蔡根指示了行動辦法，一同飛到白果樹巔，葉窠深處隱藏，停了少時恰巧覺慧邀同幾位在碧荷池畔納涼，屠伯龍看到他們主客賞心樂事，談笑生風，不覺一股憤火中燒，暗罵你們這些奸人偏會快活，觀定兩位老者，發出兩柄三稜鋼錐，他覺九拿九准，決不會放空，並且兩老之中也一定有一位是賊官，這趟山東就算沒白來，誰想他百發百中的手法用力打出，竟有人破了，當然是有能人：他若沉靜一點，應該不再冒失，無奈他自恃過高，未把天下英雄放在眼裏，覺得他這隻馬面猿無人能敵，兩支暗器未中，便將他唯一所恃的馬面猿放

出，在他覺得無論如何這隻輕捷猿猴決不會受制於人，誰想剛一露面竟被劉鐵玉捧的鬚髮迸裂，蔡根隨着飛下，又被擒獲，屠伯龍眼看徒弟吃虧，好生着急，照定杜爺一鏢打來，又被躲過，他這時才覺出遇着勁敵，沒待再動作，劉杜兩人已經越過西院，他恐院內不便，從白果樹上一縱身飛越牆外，劉杜兩人跟劉追出，恰巧竇小姑娘晉京暗中將事辦妥，聞知郭大人罷職調京，他是萬民仰德的滑官，尤其與勝來鏢店關係深切，今當遠離，應該回去看望他一次，也可託他晉京之後，設法幫助將自己被徵聘的事打消，總然在外尋覓父親，家中的事也好放心，她想着這樣辦法，趕回山東，正逢着全城人士忙着爲郭大人送行，本待出頭相見，又想徵聘事情尙未能打消，出頭多有不便，只有晚間館驛無人時見他，又因耆老們留戀情切，當日未能登程，被覺慧邀至碧虛巷，晚間小姑娘潛至菴中，甫進院就發現白果樹上隱伏着人，她來如清風，去如光影，只有她發現別人的行藏，別人却休想窺她一點影子，她知道有杜劉等人跟隨萬無一失，悄悄潛入覺慧的靜心齋，且喜一人無有，棹上現成紙筆，當即書成一封書信，早斷定樹上人必有異動，想出這種奇妙投遞法，果不出她所料，停了沒有多大功夫，便發生了事情，起始就在暗中監視着瞧熱鬧，及至屠伯龍由樹上飛下，杜劉兩人追出，她便交雜其間兜幾個圈子，迨至屠伯龍隱到樹間，方以爲無人發覺，却被小姑娘暗中打下也被擒獲，小姑娘將寫成的書信，和着叢草當暗器向杜爺打去，信件落於杜爺之手，她便輕忽

的飄開，又失掉牠的影子，因此劉鐵玉柱小明只得解着凶徒回到巷中，郭大人先看了書信，大家不由一陣愕然，明知她是已臨此地，却無人能够請她入座，大家唏噓一陣，便問刺客，李老師氣的渾身戰抖，連說反了，還有向活菩薩頭上犯駕的，這是甚麼心肝，郭大人笑道：「你老師何必爲這事生氣，料想郭某是有不德之處，不然我又沒有財貝，怎會招與暴客前來。」說着劉鐵玉已將兩個凶徒解到座前，兩人都是意氣激昂，郭大人看兩人一老一少，都很矯健，穿着也不是當地模樣，先親自解開縛繩，指着旁邊竹凳說道：「兩位壯士且請坐，你們的行動老夫並不見怪，但不知何處得罪，竟使壯士煩惱。」屠伯龍冷笑道：「俺知你這賊官善於牢籠人心，我是特爲誅戮面善心惡的奸人，你這一套只可軟化別人，俺須不受你麻醉，俺已被擒，要殺便殺，太爺不受麻煩。」只說了這麼兩句話，再問他便不言語，又問那年輕的，纔要說話，被他瞪了一眼，却不敢言語，郭大人笑道：「你們既不願說話，我也不便強問，究竟老夫有何不德，也不自解，但我相信此地無人和我爲難，你們遠方之人不知真情，這也無足深怪，老夫從來不記私人嫌怨，况我與爾素無萍水緣，更無嫌怨可言，今晚之事，老夫全不在意，老夫歸心急切，也無暇爲這不相干的事麻煩，現在將你們放走，我們兩釋怨，你們如不甘心，我在前路慢慢等你，老夫非貪生惜死之人。」郭大人說着不由哈哈大笑，揮手使去，這一來却使屠伯龍惶惑了，暗地行刺本是極令人可恨的事，一被擒獲萬無饒恕之

理，起先是想拚着性命，寧死不屈，索性蠻行一陣，總然亂刀分屍，也落得堆硬骨頭，却不料連個姓名未道出，人家便揮手令去，這是人情難能的事，方在遲疑間，欲言不言，郭大人冷笑道：「方纔問你不語，現在你願說我已無暇再聽，鐵玉，將他們趕出。」一言未畢，劉鐵玉上前一手雕着一個，像鷹拿燕雀似的霍地跳到中庭，雙手一鬆喝道：「我家大人不和鼠賊一般見識，此番將你們放走，莫要再爲非作歹，若再異路相逢，我家大人能饒恕你們，俺追風普陀便不饒。」說罷轉身回室內去了，李允文同李老師都在埋怨郭大人不該一言未會問出，便把行兇的渠魁縱去，覺慧也念着彌陀說道：「我佛慈悲也沒有大人寬大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我看那鬚子是個渾人，未必是怎樣的惡人，當時迫他說話，他許至死不言語，這樣的人將他置之死地，他至死糊塗，莫若留得他性命讓他慢慢的自己明白。」衆人對郭大人這種過厚作風雖覺不大謂然，但人已縱去，也不便說甚麼，但是一團清興被兇徒給攪了。李老師慨然嘆道：「不想驢子背上的官，也遭人嫉忌，看起來官是做不得。」他感慨的誦着「與其有樂於身，孰若無憂於其心」牢騷句子，忽然庭間有人顫聲說道：「諸位大人，能不能答應我說幾句話？」劉鐵玉看去，是那年青的凶徒跪在池畔，稟告郭大人知道，郭大人笑道：「天下事都是仰求則難，俯就則易，這不是他自己來了麼？允翁你問他是怎麼回事，」略觀大意，不求甚解，還是趕快讓他走，我們那有工夫和妄人講是非。」李允文笑道：「這點小事

，我尚能勝任，便同杜爺將那青年凶徒帶至對面涼亭，李允文便不抗不卑的問起他的家鄉住處，並他們前來行刺的目標是誰，動機何在，那凶徒便把經過情形一一述說了，李允文點頭道：「那就無怪其然，你們遠方人那得知情，我是地方百姓之一，郭大人爲官如何，我不必代他剖述，只看臨去這一驢行李便知梗概，你們師徒可向民間詳細探察，就知分曉，我無暇與你多說。」你就去罷，蔡根要求見見郭大人，李允文說了句無須再見，便回去了，杜爺毫不客氣的催他快走，蔡根長嘆一聲憤憤說道：「我師傅上他人的當，此番回南定雪此恥。」可是任憑他喜怒哀樂，無人答理，蔡根好無聊賴，杜爺在旁面浮微笑。

在他這敗將眼中看來是那樣凜然可畏，又是驚懼，又是慚愧，只得把腳一頓，蹣身躍出，李允文把蔡根所述詳情述說一遍，衆人齊聲說道：「天下竟有如此渾人。」李老師滿面怒容說道：「別的賊人不管他是『虺蜴爲心，豺狼成性』，總還長得幾滴血，像寶良臣這東西連一滴鮮血都沒了，這樣東西豈可容留人間，大人你不能馬上走了，須與民間除掉這一害。」郭大人笑道：「我這時『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』，管不得這些閒事，由他去罷，小姑娘容得他，寶中書容得他，諫不聞親，只衝他姓寶也使我無法奈何他，不然他在寶府害死松風水月一案，我即不能輕恕。」這件事情在座的人都不曉得，趕着訊問，郭大人便將參拜寶府時小姑娘所述情況，詳說一遍，大家無不痛恨，李

老師恨恨的說道：「此所謂『除暴即所安良，故息足以養奸』麼？不是你與小姑娘過於仁厚，乃能留得禍害至今。」大家慨嘆一會，時已不早，略爲休息卽已東方向曙，郭大人急着要晉京，堅不再留，並向杜小明說道：「小姑娘無論如何不能應徵，你正該趁機晉京，代她打消這段公案，寶中書已經升遷，寵眷有加，碰巧裕將軍這時也許晉京，乘機進言，連你不願晉見也可邀恩免掉，不然終須麻煩，地方官也跟着受累。」杜爺本想送走郭大人先往勝來鏢店看看，郭大人這麼一說，也覺有理，當卽答應一同前往，郭大人辭了李老師等一般耆老，並覺慧老尼，剛出碧廬巷，百姓依然不捨，未待天亮卽有許多人扶老攜幼致菴前等候相送，郭大人向衆人再撫慰一番，向李老師等衆耆老說道：「無論何人送至此處爲止，不要再往前進，連你們幾位也請止步，不然我就無法趕道。」說罷相向一揖，分手就道，百姓還要往前送一程，衆耆老將他們止住，衆人佇立一會，直待郭大人幾人去遠，方始慨嘆散去。

不言郭大人進京轉赴東北，却說屠伯龍行刺未成見縱，心中大爲惶恐，遂命徒弟二次進菴探求郭治新到底是怎樣人物，結果郭大人並不接見，只教李允文問訊一番，回頭報告了屠伯龍，到了這時他纔明白被人愚弄，不禁長嘆一聲說道：「我通猿叟，平生未曾出頭，安閒家居何等不好，只因這次好動，第一次出門就栽了這樣沒底跟頭，數年來心血訓練的馬面猿自覺江湖無敵，誰想初次試

臉就送掉性命，不是人家寬大，師徒兩個的生命恐怕也早已了結，「煩惱皆因強出頭」，這些奇恥大辱都是自己尋來的。」說到這裏不禁聲淚俱下，蔡根憤憤說道：「我看湖南青山那幾個東西都非善類，不如回頭將這幾個奸滑之輩除掉，以雪今日之恥。」屠伯龍搖頭道：「那更不必，我現在纔明白我們師徒不夠鬥，這一次跟頭就够瞧的，還再找第二次，並且這次北來是我自己想出風頭，人家並未教我們來做這事情，罷罷，挨了棗木棍我們就別說有刺，我從今後無顏再爲人師，你如果有意前進，可以另投高明，我已無顏再回鄉里，咱們師徒緣盡於此，就此各奔前程罷。」屠伯龍說出這些言語，蔡根嚇的心驚肉跳，雙膝跪倒，流淚說道：「師傅何出此言，師傅教誨徒兒，恩同骨肉，師傅無論走至天涯海角，徒兒甘願相隨。」屠伯龍嘆氣道：「你雖是一片好意，但我已經心懷意懶，拚着『路死路埋』，好歹糊混幾天就算完，像你正在少年有爲，我不願耽誤你的前途，並且我還無用之人，總然你終生相隨，也無大進益，還是爲你的前途打算好。」蔡根苦苦哀求，屠伯龍並不答應，這時天已快亮，屠伯龍道：「無論如何咱們先到城內走走，吃些早飯再說。」蔡根只得跟隨，到了東門天色依然有點昏暗，剛進城門，只見甕城洞裏集了黑鴉鴉的一片人，在此參觀郭公遺愛，那些百姓一行看着那雙破靴子，一行講說着郭大人的德政，一個老鄉民望着破靴子，涕淚交流，說個不休，屠伯龍師徒正欲明瞭郭大人是怎樣一個官，遇到這樣機會，當然是仔細傾聽，聽來聽

去都是一口同音頌揚郭大人的德政，甚至有人涕泗滂沱，望着遺愛痛哭，百姓感德以至於此，絕無半點假借，屠伯龍見到這般光景，刺激的五內欲裂，覺得這和寶良臣幾個人所說全然不符，正在懊悔自己粗魯，那位痛哭的老鄉民，又在述說郭大人斷案如神，將虎兒埠那段故事舊話重提，說到黃舉人的陰險，大罵衣冠禽獸，越罵越有氣，竟至咬牙切齒，屠伯龍這纔明白黃舉人在當地竟是受着萬人唾罵，自己無端替人做了桀犬，心中愈覺難過，嘆一口氣，並不進城，回頭就走，蔡根也跟出來，他的心靈受到重大刺激，覺茫茫宇宙，無一是處，尤其徒弟跟在他後面，他覺得厭惡，行近一株古柏樹下，仰天長嘆道：「屠伯龍，這是你的地方了。」一行說着，拔出一柄短刀，反手自刺，他閉目咬牙用上十分力量，往回一搨之際，劈斃一陣勁風催的身斜臂轉，那柄短刀竟然整個的穿入樹幹，只餘着四指短柄，諸大的樹頭震的簌簌顫動，力量之大殊堪驚人，在這一霎那間，只聽得暗中有人斥道：「蠢蠻子，你想刺殺郭大人已是狗咬洞賓，蠢的利害，還想在此污我的樹木，怎不把人笑死。」這聲音極其清脆，尤其可怪的是只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，屠伯龍驚了一身冷汗，把尋死的念頭都忘了，蔡根跑至近前，也望着樹上那柄短刀發呆，蔡根握着刀柄運上平生力量，猛往外一拔，竟然絲毫沒有撼動，他不曉得師傅為何將這柄短刀插入樹幹，方在懷疑，屠伯龍忽然顏色慘變，嘆道：「山東道上能人竟是這麼多，我連自殺的本領都沒有了。」說着上下四方遍視一週，未看到

半個人影，不由向蔡根壕痛哭說道：「我以前自覺不錯，那全是非蚌之見，今日總知道我這點本領不如隻泥鰍，你看山東道上有幾人能人。」遂把剛纔自殺未遂的經過告訴了蔡根，蔡根更覺得驚駭萬分，不是眼前發生的事情，真使他不敢相信，然而事實是擺在眼前，師傅又在那麼傷心，蔡根很沉痛的勸道：「師傅不必悲傷，這些邪事不足爲憑，未必真有甚麼能人，你我師徒來山東這場，雖然有失體面，可是我們回到南地無人知曉，我們以前的地位依然存在。」屠伯龍搖頭道：「人雖不知，我寧不自慚，你這次出來雖然跟着爲師失體面，可是你總無形中得到不少經驗，你自回南重新做人，爲師的行踪你就不必再問了。」蔡根哭道：「我相從師傅有年，如何忍得離開？」屠伯龍嘆口道：「你不聽話，即非吾徒。」說着回身向東便走，蔡根在後緊緊追隨着叫師傅，屠伯龍頭也不回，迅速前進，不多時到了東郊，東南半天湧起一片霞色，衝破長空的黑暗，煞那間奔出十多里路，一帶柳林旁邊有廣大的一灣積水，儼然一個小小湖蕩，有幾個女孩子晨起放鴨，那鴨羣到水濱一陣呱呱亂叫，連飛帶走竄入水心，像是一片小舟漂浮在面「得其所哉」，一個女孩子把一塊石塊投到水中，撲咚一聲，聽出深邃無底，那女孩子笑道：「人說這地方叫十丈崖，畢竟有多深？」另一個孩子道：「你下去量量。」她們答話之間，屠伯龍已趕到水濱，他這時意緒麻亂，心如火焚，覺得世上一切都齷齪，惟獨這灣積水比較乾淨，他覷透水勢很深，縱身一躍，飛進水心一丈有餘，

倒撞下來，打算借這灣積水了却畢生煩惱，誰想身子尚未墮到水面，却被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，嗖的一聲拋到岸上十步以外，跌個仰面朝天，接着一個女孩子頭梳兩翅蟬雲，身穿月紗，飛到近前怒目斥道：「老蠻子你打算怎的，我們好好的泓水，你想給沾污了，把你的骯髒驅殼浸在裏面，人家怎麼放鴨？不看你年紀大早就敲你的骨拐，就憑你這樣的蠢貨還往山東道上跑，虧你臉皮長的厚。」她一行嘲弄着，發出微微冷笑。屠伯龍以前遇的幾件事情，已經使他夢想不到，這一回更使他心驚肉跳，他想自己往水內鑽的猛勁，總有千斤力量也阻止不住，被人家當一片敗葉飄在岸上，這還不算，向自己發威的竟是位天生英俊的女孩子，她的本領究有多高，教人無法估量，回想自己鬚子長的這麼長，從來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受着別人的恭維，雲貴一帶知名的英雄提起通猿叟三字都讓三分，公開和自己較量的更無其人，如今被一個女孩子奚落的不如一隻泥猪土狗，怎不又氣又愧，她說的雖是那麼難聽，自己却無一點勇氣和她鬥，因為準知道鬥門更得栽跟頭，他正在萬分慚愧的當兒，蔡根氣急敗壞的從後面趕到，高叫聲師傅，一個人露臉爭光的時候，都想誇耀鄉里，讓人們看看他的得意威風，到了倒霉現眼的時候，最怕老鄉親看在眼內作了談話資料，尤其武把行的人被人打下馬來，當着別人還好受，最難堪的是當着自己的徒弟，屠伯龍正在這裏大栽跟頭的時候，徒弟追來喊老師，真使他萬分難堪，並且剛纔教他不要跟隨，他竟不聽吩咐仍復跟來，你這不是

特意來看我的笑話麼？他因刺激過甚，思想偏激，把所受一切污辱遷怒到蔡根身上，說聲不讓你們來，你這奴才偏偏跟來，天生不是我的徒弟，待我廢了你這奴才，說着一縱身躍到蔡根近前，順手一週風掌打下，這一下中上，起碼也有八成昏，但蔡根是他登堂入室的弟子，也練就了相當工夫，師傅打來，雖不敢明招，却閃身躲過，屠龍伯怒道：「我看你躲到那裏去？」側身進步，右手烏龍探爪，直奔太陽，左手綉女穿梭照右脅戳來，來勢異常勁速，蔡根撤步急閃，僅未中上，屠龍伯飛起鴛鴦勾魂脚，向命門腰眼兩處踢來，這是崑崙派獨擅絕功，一經用上，不易躲開，蔡根見師傅真照自己下了絕情，只嚇得哇了一聲，方在不知所措，倏被那女孩子輕輕往右斜方一扯，屠龍伯像癩狗搶屎似的倒撞出七八步，栽倒就地，那女孩子更加惱怒，向屠龍伯龍戰指斥道：「你就這麼些本事麼？動手就要無賴，我看他比你這蠻子懂事的多，你要知道山東是秉禮之邦，只許講理，不許要無賴，你這荒唐蠻種在家要無賴要憤了，動不動的手脚不老實，也不看看這是甚麼地方，憑你打雞嚇狗都不中用的兩下子，也好意思在山東道上顯化，虧你臉皮厚，像你這樣的蠢蟲，還值得用人手和你鬥，我隨便從灣內提一隻黃嘴鴨子就能把你黜拉了。」她越說越有氣，言語也越發的難聽，不但練武的人聽不下去，平常黃病小夥子也不能忍受，可是屠龍伯龍深知利害，任她數說的自己不如一隻雞狗，也不敢有半點反應，蔡根年輕性烈，雖然剛纔師傅對自己要下絕情，畢竟多年師徒情分，關係

密切，眼看師傅當面受人家的污辱，比自己身受還難過百倍，趁由面對師傅發威之際，蔡根一股憤火攻到心頭，只顧替師傅爭面子，也未顧及利害，遂出其不意，運足氣力，向那女孩子的後心一拳打去，滿想這一下栽她一個沒底跟頭，誰知拳頭觸到，像是觸了堅鋼硬鐵一般，覺得骨節欲碎，疼澈心肝，半邊身子登時麻木上來，紅潤的面皮變的蠟黃，汗珠湧出，黃豆般大，心內叫不迭的連珠苦，最可怪的那女孩子若無其事，連頭也未回。

依然衝着屠伯龍發脾氣道：「甚麼樣的師傅教甚麼樣的徒弟，我這背上又沒來蒼蠅蚊子，何勞你們師徒拂這一下，但他是個毛頭小夥子，我並不怪他，只你託着滿嘴鬚子太不曉事，跑到我們這裏隨便動手腳，他還是你的徒弟，動不動想廢了他，你這樣的火性怎麼能處世做人。」她正說着忽然從樹上飄下一枝柳葉，她兩指拈住，笑向屠伯龍道：「你想廢了他，還費那麼大的手腳，假設我想廢了你也不過一彈指的工夫，不信你看。」說着指尖輕輕一彈，那片柳葉像鋼釘一般深深的嵌在樹幹，她指着笑道：「你的肌肉可有這木椿結實。」屠伯龍看到這種景況，早已目瞪口呆，那裏還有回言的餘地，蔡根雖然受創深痛，但他心中雪亮，內心的驚恐比他師傅還利害，這纔明白師傅百般忍耐的原因，深悔剛纔自己猛浪，但這時除了疼痛麻木，連言語的氣力都沒有，只有呆立着聽人家發揮，她向屠伯龍大肆發揮一場，回頭又向蔡根冷笑道：「他不要你跟隨，你就離開他完啦，你

當他還是甚麼了不起的異人，你要想前進的話，山東道上的牧牛兒，都比你師傅高明的多，看你這呆樣子，真是你師傅的衣鉢，你記着點，自己沒有本領，蠢手笨腳少一點動不吃虧。」說着握着他的右腕，往前一領，和猴子避蜂似的轉了個大半圈，蔡根貝覺得一股涼氣從右臂透出指尖，麻木痛癢，登時止住，師徒兩個一般狼狽，還是屠伯雷厚着脸皮說道：「請高人賜知姓名，遠方人也好恭敬。」那女孩子笑道：「只要你不要無賴就完啦，何必問我，我要放鴨去，沒工夫閒扯。」說着徜徉去了，他師徒兩人恰像是作着離奇幻夢，回目相視，半晌無言，方在意亂神慌不知所措的當兒，灣邊那些小女孩子，有幾個拍着手掌念道：「鬍子多，鬍子厚，鬍子跟頭裁不夠」，「胖子高，胖子大，胖子是枝董油蠟」，這羣女孩子一陣拍掌歡笑而去，只餘下野水鴨戲，高樹蟬鳴，他師徒兩個，被那些少女孩子唱着歌兒護諷的面紅耳赤，無地自容，但人家無論唱的多麼難聽，也不敢反駁一句，因為適纔受的教訓太深刻了，他這時心中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懼幻想，他想山東道上也許真的每一個人都有偷天換日的本領，不然怎會一連串跟頭栽不完，越想越可怕，同時也越覺可氣，一腔懊惱無處發洩，又復涕淚縱橫向蔡根說道：「你就此回南去罷，山東道上你不能立足，我已不堪爲人師，從今以後你也不必說我是你師傅，因為有我這樣的師傅，正是你的不體面，我到要

在山東多住幾日，探探山東有多少能人，東海萊山我還有個知名的朋友，我要到那裏走走，再有是

我的精神受刺激過重，一陣上來往往不能自持，剛纔一陣氣急，幾乎絕了我師徒情分，不是那女孩子險些鑄成大錯，看起那女孩子雖然把你我師徒損的不成人，但從實際說來還不能算我們的仇人，並且還是我們的恩人，只可惜我們不曉得她是甚麼人，難道就是寶良臣等幾人所說的寶小姑娘，這個謎一時打不開，總而言之我們是太不自量，蔡根，你我師徒別了罷。」說着把手一揚，向東飛奔而去，蔡根拚命在後高呼着師傅追趕，屠伯龍頭也不回，蔡根脚下工夫畢竟趕不上乃師，又兼遍野禾稼瓦瓦，沒有多時便消逝了屠伯龍的影子，蔡根佇立風前洒了幾點眼淚。

第三十六回

山中警莽夫志切追尋阿爺去
海外遇奇跡有人自道娘親來

屠伯龍丟開徒弟，逢人探聽鰲山道路，不到三天就趕到海濱鰲山，東望大海茫茫，仰觀雲樹參差，風帆沙鳥，別具一派大自然景像，至此心境爲之一寬，你當屠伯龍受到這大挫折，跑到鰲山幹甚麼，因爲早年東海鰲山樵叟朱裕到雲南有事，由昆明前輩野鶴散人引介，在屠伯龍家中流連幾天，那時屠伯龍藝業剛剛學成，意氣豪奢慷慨好客，朱裕因爲遠方作客，又有野鶴散人介紹格外客氣，與他兄弟相稱，屠伯龍和野鶴散人請求，要和朱裕比試一下，野鶴散人連連擺手道，那就不必

，不但你不行，現在南北江湖道上人士，能與他相比的我想不起一位，他堪算出類拔萃，天下第一英雄，只要你認識他，走遍江湖道決無人欺負，屠伯龍對朱裕加意恭敬，訂爲知交，朱裕臨行屠伯龍厚禮相贈，同野鶴散人送出十里以外，臨別時朱裕拱手說道：「如蒙不欺，老前輩同屠賢弟他年如到山東，可至東海鰲山相訪，一提鰲山樵叟便知。」說罷徜徉而去，野鶴散人又慨嘆的對朱裕盛贊一番，後來野鶴散人故去，只因道路遙遠，二十餘載朱裕未曾南來，屠伯賢也未至山東，天涯遠隔，音信不知，但朱裕這個名字却是時繫心懷，這次來到山東，栽了連珠跟頭，山東道上能人這麼多，朱裕是山東有名人物，當年失之交臂，究竟不知他有多大本領，如今受到這大挫折，何不見見這位老朋友，訴訴苦衷，碰巧能給出出氣也未可知，因爲裁的跟頭太多了，不願讓徒弟跟隨，獨自跑到鰲山，逢人打聽朱裕，無人知曉，屠伯龍納悶，心想據野鶴老散人說他是山東了不起的英雄，爲何到在鰲山反打聽不出頭緒，又往裏走了一程，道旁有株古柏，靈根外蟠，老幹參天，微風吹過，簌簌有聲，屠伯龍很無聊賴的坐在樹下休息，忽然一個老者趕着一頭驢從道旁經過，屠伯龍招呼道：「借問一聲，這山上可有位叫朱裕的？」那老者白他一眼，一聲不響便去了，屠伯龍暗道：「山東人老的小的都利害，行人問路途話他都不答理。」獨自生一回氣，又復前進，走了不遠，忽聽前面有人唱着山歌前來，越走越近，聽出這幾句：「世間何事最逍遙，還是漁樵好，山花帶松條

，銀帆魚龍躍，砍得青枝帶葉燒，無限江山，許我一担挑。」屠伯龍聽得歌詞很是雄壯，心想這人或者有點來歷，等他到來問一句，也許知道朱俠客的踪跡，方在思索着，只見一個樵夫，肩荷竹擔，從斜路走來，這樵夫身材魁偉，巨目虎眉，高鼻大額，生的十分氣派，頭戴大草帽，身穿薄呂布衫褲，恰像舞臺上化出一位十一郎等他走近，屠伯龍立起，迎上前去說道：「樵哥，這一方可有姓朱的？」那樵夫睜目說道：「你問那一位？」屠伯龍道：「就是鰲山朱裕。」一個朱裕剛說出口，面上吧的中了一掌，老混蟲，竟如此無理，這一掌力量非常的重，臉上熱辣辣的，眼內迸出金星，他雖然連栽跟頭，再不顧找事，可是一言不合就打在臉上，無論何人也忍不下去，氣一上來，竟把先前的跟頭忘掉，反手還了樵夫一掌，樵夫一搶手格開冷笑道：「老混蟲還耍動手。」將繩扭一丟，便鬥起來，屠伯龍先前裁的那些沒把跟頭，都是不容思索，這時樵夫的動作雖也覺出勁捷，却還容得自己上手，胆子越發的壯了，使出全身本領，與那樵夫拚鬥起來，那樵夫起先並未瞧起他，及至正式接觸起來，也覺出屠伯龍確有真實棋底，將全副精神貫注，拚力角鬥，棋逢對手，兩下各使出驚險奇着，往往眼看擊中，又落空了，兩人拳腳交加，閃展騰挪，身形敏捷，有如閃電流星，氣力俱到，猶如山崩崖落，瘋狂程度，恰像半山坡裏兩隻餓虎爭食一般，各不相讓，那樵夫爲顯示他的掌力，揪個空際一掌將道旁一座石碑擱頭打去，屠伯龍哈哈大笑道：「七點笨力氣，休在爲師眼前

顯化，恰巧他身旁正有一株碗口粗細的酸棗樹，這株酸棗樹雖不大，但蟠根石隙，至少長了幾十年，屠伯龍也要表示自己氣力不弱，霍地倒拔出來，石塊土堆掀起一大片，接着猛力橫掃，那半截石碑也被打斷。樵夫暗暗的驚奇，屠伯龍挽着那株毒樹，成了順手兵刃，像風車般向樵夫襲來，兩人徒手未打出勝敗，屠伯龍再添上這樣特別器械，果然逼得樵夫節節後退，他一行退着罵道：「老蠢牛，你就有這點技倆。」拔出砍刀又復迎住，橫攪豎剝，將毒樹減削了許多梢枝，屠伯龍越覺得順手，舞出若干絕門，上下翻飛，直逼樵夫，那樵夫也真有本領，避實就虛，那口砍刀常常由空際擱進，對方稍一不慎，即有被擊中的危險，所以屠伯龍只管表面上攻勢極猛，暗中防守却是極嚴，樵夫幾次明退暗進，乘隙偷襲，也未得手，鬥了不知多少時間，始終未分出勝敗，兩下再接再厲，毫不相讓，正在酣鬥中間，忽然踏一聲，樵夫的砍刀被削去一片，屠伯龍的小樹也折去半截，兩人一齊跳到圈外，俱各納悶，樵夫暗想對方是用的一株毒樹椿，總然利害，也不會削折自己的兵刃，屠伯龍也覺這般粗的毒幹，普通兵刃如何會削得動，兩下狐疑都猜不出個中真因，但已經鬥到這樣，分不出勝敗無法下臺，二次又復角鬥，交手沒有幾着，又是一聲響亮，兩人的兵刃又短少一塊，略一思索，又復相拚，傢伙雖短了半截，鬥的更加猛烈，正在火急拚命的當兒，忽然又是一陣磕咬聲響，這回不同從前，屠伯龍的傢伙成了半截毒木槓，樵夫的砍刀成了短柄搶鍋錘，兩人各自跳出很

遠，驚了個半呆，忽然山披下發出一陣哈哈笑聲，高聲說了句「同是蠢牛」，狂笑着去了，屠伯龍側首望去，正是先時遇見的那位騎驢老者，樵夫也同屠伯龍一樣側首呆視着，兩下都把角鬥的情緒忘了，那老人臨轉到山角，又說了一句「同是蠢牛」，轉彎不見，兩人回轉頭來，各向對面一望發現一樁異跡，心中不由一怔，各自低頭一看，不由好生慚愧，原來每人前心繫着一縷布條，上書四個大字是「同是蠢牛」，甚麼時候繫到自己身上全然不曉，這四字罵人程度雖不算過於嚴重，可是正刺中他兩個人心靈，因為兩下無怨無恨，姓名不通，見面就死拚起來，不是蠢牛是甚麼，並且兩人都是從經受過特教訓的，還是這麼沉不住氣，反躬自問，更覺慚愧，兩人眼裏看的，心內想的，都是一樣，兩下默默無言，呆視了半晌，樵夫摸起繡杖，把脚一躲，說了句，受的教訓不够，飛也似的順着山嶺往南去了，這一句話打中屠伯龍的心坎，真覺自己受的教訓不够，翹着脚兒招呼道：「壯士上姓大名，我是雲南屠伯龍，我們鬥過一場，留個姓字。」屠伯龍只管喊，樵夫頭也不回，脚下更加速度，轉瞬不見，空山寂寂，收拾了龍爭虎鬥的場面，晚風斜陽，蕭條滿目的野色中，只餘下一個修髻華髮的通猿叟，又像做了一場噩夢，懶洋洋的步下山來，你道通猿叟憑着絕頂的本領，爲什麼一連串栽這麼些跟頭，最後到了鰲山又遇着這麼一場怪事，原來他這跟頭全是受了寶小姑娘的戲耍，並不是山東道上每一個角落裏都有了不起的異人，因他行刺郭大人，這樁事情甚於「桀

犬吠堯」，雖然察知他不是根生壞人，但這樣荒謬行動，不可輕恕，所以郭大人將他縱去之後，小姑娘覺得這樣太便宜他，難免日後不再驕狂，必須重重的懲戒他一番，讓他知道天高地厚，於是暗中跟隨察看他的動作，及見他東郊悔憤自殺，小姑娘暗將他的短刃取過釘在樹上，斥他一句蠢蠻子，依然暗中遁去，不使他見面，這樣連番挫折已經夠他受的，但小姑娘見他精神失常，依然暗中跟隨看他還出甚麼花樣，果然行至柳邊積水，他一時憤火積心，又想投水自殺，當他飛身躍起，倒撞而下的時候，被小姑娘飛燕掠水，提到岸上，假作是放鴨的女孩子，向他大肆挖苦一場，及至徒弟蔡根趕到，羞憤交加，遷怒到蔡根身上，要下絕情，又被小姑娘栽了一次更大的跟頭，師徒兩個被她連諷帶譏說的不如一隻鷄犬，屠伯龍終於脫開徒弟，跑到鰲山，本來這些教訓也够了，小姑娘爲澈底了解他的行動，又復暗中隨了下去，果然屠伯龍與那樵夫一言不合便鬥起來，這樵夫不是別人，正是鰲山樵叟朱裕的徒弟高鷗，自在京南被小姑娘打敗之後，跑回鰲山，見着師傅苦訴報仇之志，樵叟告訴他打斷這種妄念，就是比爲師再高十倍，也不足和她比較，高鷗聽了意志頹喪，知道師傅都不行，自己今生今世休想雪恥，有她在世，只可永世埋頭深山，不與江湖朋友見面，於是決定繼承師傅的衣鉢，作個樵隱，半年以後師傅故去，他痛哭一場，遵禮把師傅骨殖在後山崗，他就在那山上採樵度日，師傅留下幾間石室，書簫弓刃，都好好保存，閒時蒔花種竹，閑來彎弓射獵，把

熊虎驪騮，烈火心情，養成開雲野鶴，忘却世間榮辱，到也幽閒自得，自己平生最敬重師傅，老樵雙在世的時候，人緣極佳，這一方人士對他仰之如泰山北斗，無論甚麼人也不好意思提他的名字，最低限度也稱聲老樵叟或是朱老先生，這天屠伯龍來到，開口便打聽朱裕，別的話講錯了他也萬不會發這大的火，惟獨當面直呼師父的名字，正觸着他最大的忌諱，因此未待回答，即給了對方一個冷鍋貼，屠伯龍再也不能忍耐，便拚命惡鬥起來，兩下又是棋逢敵手，直鬥的天昏地暗，停不住手脚，起始小姑娘就在暗中觀着，見這樵夫正是前年在京南被自己制服的高鵬，心想這一對莽夫蠢的可憐，有心立時給他分開，覺得這樣做法沒有意思，不如將他兩個一同戲耍一番，也好讓他更知道利害，忽然想起來時遇着一位面貌清秀的跨驢老者進入山下一所書齋，不如到那裏借他筆硯一用，想到這裏，逕到山下，一個青松夾道幽僻的湖邊，築着三間茅屋，一方斗大的壓簷石，上刻雲窩兩字，小姑娘看去，這地方如此幽靜，其人或不至太俗，一行想着，走入屋裏，只見案頭置書，牘牒掛劍，陳設不多，却不帶俗氣，方纔騎驢的那位老者，坐在東邊一把方椅上，靠西牆一張方桌，對坐兩個鼻涕孩子，小姑娘剛要施禮動問，那老者向他熟視一番說道：「你敢是寶家營麼？」小姑娘看這老者確實未見過面，他一見面就道出自己的家鄉，殊覺駭異，遂答道：「我正是姓寶，老丈如何曉得？」那老者聞言趕緊起立說道：「原來是小姑娘，老夫自分緣淺，見不得你，不想你竟會到

這裏來，正使我盼想不到。」老者一行說着態度表示的十分和悅，小姑娘終猜不出他是甚麼人，遂問道：「老丈上姓高名，我一時憶不起，還望賜教。」那老者哈哈笑道：「你怎會認識我，老夫是東海顧天明，早年也在江湖遊蕩，你父親鑛店開張的時候，我還在座，可是從那以後我就厭倦風霜，跑到這裏隱遁了，本來你的事情我是半點不曉得，前年老潘來了兩次，把你的已往經過談的澈底詳盡，你的貌相和舉止言動都說的很細，不是我已隱居有年，早跑到竇家營去啦，我對你存的印像很深，所以見面一叫一聲，果然就是你來到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小姑娘行禮答道：「原來是顧老伯，太也失敬，老伯剛纔所提那姓潘的，趕是潘祖同潘老伯麼？」顧天明道：「不是他是誰。」小姑娘正要跟問潘祖同的行止，他又接着嘆口氣道：「這兩年老潘在泰山跟孫道士學神仙，拿打坐調氣當了一日不可缺的常課，我這裏連個坐上客都沒有了，今天你來到真是喜從天降。」顧天明說了這些，小姑娘纔明白過去一切，遂說道：「既是老伯在此更好了，我同你老人家去解除這一雙莽夫的蠻觸惡鬥。」遂將一方白汗巾一掣兩半，每條寫上「同是蠢牛」四字，將戲耍他兩人的方法向顧天明說知，顧天明也覺有趣，點頭微笑，兩人一同登上山坡，正是屠伯龍與高鵬相鬥正酣的時候，小姑娘隱形馭劍，將兩人的兵刃一節一節的削落，他們在驚愕失措的當兒，每人與他扣上半方白巾，自己隱身遁開，却讓顧天明在高處招呼「同是蠢牛」，直待兩人發現各人胸前的字跡顧天明方

纔轉過山脚，回雲窩去了，果然這一對莽夫，遇到這般奇跡，驚愕萬分，各自悔着受的教訓不够，無形罷手，小姑娘對屠伯龍一路戲耍，至此纔覺得够了警戒，返回雲窩，向顧天明說知自己要訪察父親蹤跡，避開徵聘麻煩，顧天明不勝嗟歎，挽留小姑娘流連幾天，小姑娘不肯，顧天明叮嚀道：「幾時覓得令尊大人，須示我一信，我這老朋友好再見面。」小姑娘答應着，辭了顧天明，準備作雲山遨遊，心想潘伯父既然這幾載常在外邊遨遊，或者知道父親一點消息也未可知，不如先到那裏看望他，反正也誤不了多少工夫，於是運到泰山青帝觀尋得潘祖同，正赶上潘爺靜坐。

童子不敢招呼，小姑娘坐候一會，趁潘童子外出，她便入內高叫聲潘伯伯，據說他們修爲之士，一經靜坐，就和老僧入定是一樣，總然山摧海沸，也不能動一動，必須坐的時候方始罷休，潘爺這種工夫，用的已有相當火候，孫道士曾經用許多魔力試驗過他，並不能動搖他的性情，孫道士盛贊他道基深厚，本來逢他人坐的時候，不是些須點動靜能够驚動他，不知怎的被小姑娘一聲潘伯伯叫的穩不住蓮台寶座，雙手揉揉眼皮哦了一聲說道：「我這工夫白費。」他萬沒想到小姑娘來到，趕緊離座問她怎會有工夫到這裏？小姑娘笑道：「我真想不到伯伯也做這些閒事，怪不自然的裝泥塑，畢竟有甚益處？我不信讓屁股受一陣委屈就會有益於人。」潘爺道：「你可不要這樣說，我現在對此的確有點心得，一入座萬慮皆空，雷霆水火都不能驚動我的視聽。」小姑娘笑道：「虧得

伯伯是萬慮皆空，我輕輕的叫一聲，你就聽得，假設不空的話，恐怕蚊子唱曲你都給他叩准拍子。

「潘爺哈哈大笑道：『這却真是奇怪，往時我確俱這種工夫，至於爲何經不起你一招呼，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，所以你不同凡俗一樣麼。』說着不禁大笑，小姑娘也笑了笑，談了一會別後經過，潘爺勸她不應迴避徵聘凌龍，小姑娘道：『因爲聲名越大，將來麻煩越多，若不及早避開更無法擺脫，功成名隨就該退步，乃是正理，並非我故意嬌柔造作，何況我取得王旗之後，我父就不高興，無非以我女兒之身不應做這些事，總然鄉譽國榮都能博得完美，但是失掉父親之人，終算不得圓滿，這次我要遠方遨遊的原因就是爲此，伯父幾年在在外，可會聞得我父一點消息？』潘祖同搖頭道：『我何嘗不時時留心，但是一點消息未曾得到，惟獨去年到江南龜山水竹菴，聽覺因提過你父親一次，我跟着詢問究竟，他也說不出所以，據說是你師傅言語間洩出的一點，是否如此也靠不住。』小姑娘記在心裏，又把陸路平，李斯如都中式，並路平已與裕將軍女公子訂婚等等事情告訴潘爺，潘爺點頭道：『這樣陸先生也可冥目，雖是他自己能刻苦，也還虧了你加意栽培。』小姑娘笑了笑，潘爺道：『你既到此，無論怎樣須與孫師傅見見面，他也是對你夙昔仰慕的一位，他這道士不算平常，你不要拒絕。』小姑娘本不願見孫道士，但經潘爺一說也不好意思相拒，只是讓自己親去拜見他，有點不大值得，這話雖未講出口，潘爺却解透她的意思，笑道：『這一點不用你犯思索，他得信就

會跑了來。一遂打發童子去送信，去不多時，果然孫道士來到，進門先向小姑娘唱諾道：「昨晚送了一課，有貴人光降，今日果然，這位敢就是潘爺常提念的賢小姑娘麼？」潘爺道：「你的課如此艱險，就用不着我介紹了。」說着兩人哈哈笑了一陣，小姑娘也與週旋兩句，孫道士覺得比佛光降臨還榮耀，百般奉承，小姑娘反覺不好意思，其實這位孫道士雖不是仙侶上人，却和一般俗僧俗道不大一樣，平時豈但不喜趨奉，一般平庸利祿之輩，捐金獻款來巴結他，他還不十分喜歡答理，可是小姑娘一來，立刻變了態度，這不是先聲奪人，依賴別人吹噓，實在有他自然的良尊良貴，使人不期而然的生出尊敬，小姑娘聽潘爺說，覺因曾提過父親的消息，立刻就要前往，孫道士同潘爺堅不放行，無論如何必須留幾天，小姑娘因有潘爺的關係，不能固却，只得權且留下，孫道士大開葷戒，吩咐廚下備了上好筵席，就在潘爺住的映翠軒設下席面，便請小姑娘上坐，小姑娘笑道：「我是晚輩如何坐得。」孫道士笑道：「我們倆都是主人，你還有什麼推辭的，況且你是被徵聘的貴人，吃皇封御宴也要佔第一個坐兒，山野蓬觀，怎敢怠慢。」潘爺也是以主人地位相讓，小姑娘無法，只得坐了，先上幾樣清茶山果，隨後山珍海錯名貴菜味一色一色的擺列上來，榜樣甘美適口，比酒樓餐館還優美的多，小姑娘誇贊幾句說道：「菜是好極了，不過不帶山野味，道士應該吃素，你却大動其葷。」孫道士笑道：「我是對假人吃素，對真人吃葷，你只管住上年八，不會變樣。」

潘爺笑道：「以後豆腐粉條我要不吃，我也不是假人啊。」說着不禁大笑，孫道士說道：「你要解你的饑蟲，須要留小姑娘多住幾日。」潘爺笑道：「於我有益的事情，我是不會不盡力。」他們一行吃喝，一行談笑，不多時席罷宴畢，參觀了青帝觀全部，又到半山遊觀一回，四面聳壘疊翠，山山相連，到處林壑幽美，風景天然，山居幽靜，勝却塵世擾攘，不必成仙，自足怡性陶情，孫道士指點着絕頂峯，碧霞宮，萬丈碑，老母廟，南天門，日觀峯等等名勝說道：「小姑娘你須盡幾日的工夫，遊覽全山名勝。」她恨不能立時走開，那裏還有心在此流連山景，只微笑着點一點頭，心中却是另有打算，遊觀一會，復回青帝觀，談至夜深方始歇下，孫道士當晚就佈置了許多遊山儀程，次早高高興興的來約潘爺請小姑娘遊山，剛進映翠軒，潘祖同正持着一紙書信觀看，孫道士笑道：「遊山的程序我都準備好了，今天的興致一定比昨天濃厚。」潘爺笑道：「不勞你費心罷，她已經走了，這不是留下書信向你致謝。」孫道士聽說小姑娘已走，滿懷濃興降的冰冷，接過書信看了一遍，無非萍水相逢，過蒙優渥，因尋父心急，不暇流連，回頭必當重擾等等幾句客套，孫道士搖搖頭，埋怨潘爺未盡到挽留責任，潘爺笑道：「這是無法的事，別的客或者我有法子留，惟獨她這個客，不是我這樣的本領能够擋得住，這一點得請你原諒。」孫道士嘆道：「本來像她這樣神靈般人物，見首不見尾是常事，偶一臨存，也是本觀之幸。」孫道士等各自抱怨，且不必提，

她自離開泰山，迺赴龜山水竹菴。這地方山青水碧，另是一派江南風景，順着山谿竹徑，到了菴前，一個女童接了出來笑問道：「你敢是山東靈小姑娘！」小姑娘不勝驚訝，一行答應着問覺因師傅可在菴中，女童答道：「我師傅天天等你前來，現正在綠筠堂。」小姑娘跟隨女童進內，轉過映壁，又越過一重門戶，曲徑迂幽深處，現出一座竹扉，修竹當天，開花匝地，隔外清幽，剛至中庭，一位面貌清癯，精神飽滿的老尼掀簾迎出，小姑娘料定必是覺因，纔要趨前行禮，那老尼笑道：「小姑娘，我這裏日日盼你來，今日果然來到，可喜可賀。」說着念聲彌陀，小姑娘剛行下禮去，却被覺因一把挽住說道：「勿須多禮，快到禪堂內坐。」小姑娘道：「弟子初次謁視長輩，不有一拜，如何使得？」覺因笑道：「我不喜歡這些俗套，並且你是被徵聘的貴人，我這開淡草民如何擔待的起。」小姑娘不由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師伯如何也提這話。」一行說笑，覺因挽着小姑娘進入綠筠堂，小姑娘又要展拜，覺因堅決阻止，並讓婢客位上坐，小姑娘道：「徒兒是晚輩，如此太失規矩了。」說着走至旁座坐下，覺因笑道：「你這晚輩須不同其他一樣，若是太識規矩，就不像你師傅的徒弟，她每次來到總要糟塌我一陣，你却呆呆板板的。」小姑娘道：「徒兒覺得這樣就太放肆，師伯怎知徒兒來到？」覺因哈哈笑道：「我又沒有未卜先知的靈驗，怎會曉的你來，半月以前你師傅到此告訴我說你不久來到，每天我都派人至門外山邊看幾次，可是總沒有你的踪跡，有時老尼

也親至山角瞭望，你要再不到來，我幾乎又疑惑你師傅鬥我的妻子。」小姑娘聽說前半月師傅來過，甚悔自己來的遲了，便向覺因問訊師傅的動向，由此何往，覺因笑道：「她和沒根的閒雲一樣，飄忽不定，那有準稿子。」小姑娘便將此番外出雖因躲避麻煩，實在目的是爲尋覓父親，種種隱情告訴了覺因，並說在泰山聽潘伯父說，師伯知道我父的消息，弟子特意前來請教，覺因笑道：「我這輕易不出庵戶的懶惰人，耳目蔽塞，怎會知道外邊一點事情，也是你師傅會到這裏提過一次，並且沒頭沒腦的，當時我也未注意。」小姑娘聽說師傅真提過父親的事情，甚爲注意，趕着探問究竟，覺因思索一會說道：「你師傅說話從來是半吞半露的留着點尾巴，並未說出究竟，不過她的意思指出，你這次尋覓父親一定能够見到，並且還能見到個母親。」小姑娘聞言凄然道：「徒兒自小見背，恩母賢夫人已經謝世，師伯你還不知道麼？」覺因笑道：「或不是這些，也許你還有新母，亦未可知。」小姑娘聽覺因說出這些言語，心中受着重大刺激，面色變的赤紫，半響未曾言語，若是別人說出這些話，她可以立時翻臉，但覺因是長輩，又是師傅時常提念的老友，不好一言不合便露形色，內心雖然不快，却未現於詞色，只是面上浮着一層不自然的微笑，不再發言，覺因也看出她的意向笑道：「你不要覺得怪異，你師傅確有此言，她最可愛聽這無稽之言。」覺因又描繪了這麼一句，聽得非常刺耳，微微低下首去，覺因看她不願再提說此事，只得用別的話語差開

，談了些閒話，又道：「我知你要來，早與你收拾好了關江居室，這屋子風景幽美，江山在望，你一定喜歡，你要速避塵囂，就在這裏住幾載也是好的，我同你去看看房子，可對心思。」

說着挽了小姑娘的手步出綠筠堂，順着曲徑北去拐進一層小院，遍植芙蓉，一片翠綠濃蔭已覺可愛，若到滿樹開花時候，當然更加美麗，中間數椽瓦舍，建築的非常精緻，裏面佈置與綠筠堂稍異，綠筠堂只是一派幽靜，關江居室幽靜中還帶些富麗色彩，紗櫺枕簟，銀屏錦幔，佈置十分雅潔，開窗遠眺，帶光山色映着滔滔江流，風月無邊，盡入眼底，四時景物各有不同的美妙，的確是居處最好的所在，覺因指點着諸般陳設述說一番，並說你師傅來此都是住在這裏，這屋子未住過俗客，庶不至有玷，不過年輕的心情和老年人不一樣，甚麼地方你不喜歡，我可教他們另與你佈置，小姑娘點頭道：「這樣就太好，勿須更改。」參觀完了住室，又同她遊賞水竹菴全部風景，晚餐之後，便陪送小姑娘至關江居室休息，並撥來兩名女童伏侍，覺因對小姑娘招待親切，處處週到，晚間一輪明月從遠山湧出，她遣開女童，獨自在中庭閒步一回，望着皎皎月光出一回神，思想幾年經過，覺得人事滄桑，轉瞬萬變，塵世爭逐，真沒有多大意思，郭大人纔幾日升遷至山東，現在就罷官歸去，總然爭得一點去後微名，到底自己也受了些辛苦，潘伯伯那麼好動的人，他也學靜坐調氣，大概世情予人的打擊太深刻了，自己童年涉世，心高志大，取得王旗，幫助郭大人裕將軍做了幾件

大事，表面上看來何嘗不是處處成功，那知自己心中也有隱痛，這次來到水竹菴，覺因對待固然十分親切，她的言語行動也有的使人啼笑皆非，類如她說，這次不但可以見到父親，並且還可以見到母親，微論除了生母和寶夫人外，沒有第三個人配便自己叫母親，並且父親那樣固執癡氣，也絕沒有再娶的道理，當母親死去不久的時候，承友人扶助，重整旗鼓，再成立舖店事業，聲名遠震，買賣興隆，要人緣有人緣，要資財有資財，他那時還在年富力強，成立家室正當其時，當時也有許多朋友相勸，但固執的父親，因為太對不起亡母，堅決拒絕了，這次棄家遠出，心中還不知是怎樣刺激，並且年紀漸見衰老，再娶這一層是絕不會有，那麼我那得會有母，覺師伯這話不但是污辱自己，並且也有損父親的人格，不看師傅面上，這座水竹菴真應當給他攪翻了，她望着月色出一會神，心中甚覺氣悶，又轉念據她說這話是師傅講的，師傅還能說瞎話麼？不如到棲霞山去見見師傅，一方面請教父親的蹤跡，一方面也把這件事折證一番，果然師傅有這話還則罷了，若無此言，我是不管長輩不長輩，定然將你這水竹菴打碎，袖揣着滿腹暗牢騷，思想多時，心煩慮亂回到室內，對着皎皎月光假寐一會，但無論如何是不能入睡，思想一回過去，度念一番將來，萬般煩惱，一總湧上心頭，覺得這孩童之年，眼看就要過去，眼前就是煩惱，未來的煩惱，正不知還有多少，胡亂度了一宵，不替過了半年，次日，覺因雖然還是那麼殷勤，但總覺得毫無情緒，就要辭別覺因去找師傅

，覺因堅不放行，並說你這時去，你師傅十九是不在家，到不如多在此住些日，碰巧你師傅就許來到，覺因雖然誠懇相勸，她却無心久留，只得勉強住了幾日，便向覺因堅辭要走，並說如果師傅不在，馬上就趕回來，覺因見她去意已堅，知難強留，叮嚀如見不着你師傅，務必趕回來住，小姑娘答應着，辭了覺因，逕往棲霞，果不出覺因所料，公孫掌娘尚未歸來，她雖師徒情切，因心內有事也不願久待，又復離開，有心再回水竹菴相待，也覺太無意思，從此天涯遨遊，拚着一片丹誠，到處訪察，走過天南地北，闊遍名山大川，光陰迅速，匆匆幾年過去，她已經是長身玉立，另換了一個人，她從小就喜作男裝，這時已經長大，爲到處便利，索性化作男子裝束，無論走到甚麼地方，儼然是一位絕世佳公子，無人能够辨識，這日到了極東海岸，立在海濱閒眺，忽然一隻舟船解纜東行，船頭立定一位年約半百的老人，年齡狀態，極像父親，方在注視，倉內出來一個五六歲的童子，搬着老者的腿打轉，老人呵斥他全不聽，看樣像是個晚生兒子，一看到這裏，不禁暗嘆，這是由於心癡眼差，父親怎會有這光景？不禁長嘆一聲，眼看船隻去遠，那老人的影子始終在腦子裏縈迴着，遂向停泊的舟船打聽，無人知曉，有人說他根本就不像中國人，衆口難調，無法聽這些語言，小姑在極東海濱遊覽些日，沿着海峽渡過一條江流，羣島環繞着一片大陸，山河相接，鷄犬遠聞，另是一個境界，據幾個船戶說，東去就是古扶餘，小姑娘愛着地處幽僻，不知不覺東去若干里，眼

前現出插天羣峯，像列着一帶接天屏風，山脚也有幾家中國漁戶，小姑娘上前問訊，據說此山名楚雲山，山谷深邃，多產毒蛇猛獸，人跡稀少，幾年前來了兩位高人隱居，驅殺凶猛毒物，加一番草創，漸漸的有了伐木樵薪之人入山，但他們入山也都是操兵同往，嚴加戒慎，所以這山上始終是人跡不多，小姑娘聽了點一點頭，沿着山角往南行去，心想宇宙間奇跡不盡，奇人也是到處盡有，就像這海外荒山，也竟有人到這絕域窮荒來開闢，別管他們是怎麼來的，其人一定是志向崇高，本領極強，不然就不會跑到這地方來，做常人所不能做的事，海外荒山存在着這樣奇人，既然到此，那有不見見的道理，她決定要詳細探察。

這地方到底蘊藏着甚麼樣的奇人，一行想着，慢步登臨，不知不覺走出很遠，窮荒深山，未經開創，並無正式道路可通，到處草木叢長，怪石嶙峋，的確有些令人可怖，即便沒有漁戶所說的毒蛇猛獸，普通人也不敢率意輕進，然而藝高人胆大，往往被好奇心驅使，越是奇險絕境，越能引起他們的興趣，至於詩人詞客所欣賞的，山明水秀，在他們眼裏看，到不如深山大澤，含蓄深厚，小姑娘發現這異境深山，又聽說山上有異人，格外引起她的興趣，任意遊觀一會，如此崇山廣壑，豈是些須時間能領略得，她遊觀多時，除了巉巖怪石，斷石古木之外，別無所見，那裏發現半點人跡，心想這樣到幾時纔能尋得一點邊沿，不如飛臨絕頂，先看個大概形勢，她想著身形一見，登時升

至絕頂，縱目四望，山山相連，東連羣山，蜿蜒至海，憑視眼底，膚寸生雲，東南半山腰間，樹木格外幽美，隱約間輕煙蕩起，似有人居，她流連一會，眼看日色西沉，斜月東上，纔想飛下山去，明日再作詳細探察，正要騰身飛下，忽見山前峯腰一個綠衣小兒追着一隻野獸向西飛跑，小姑娘好生奇怪，深恐那小孩有失，縱身飛下，一晃的工夫却不見了，心想如此小小孩童，怎會追逐猛獸，並且此地並無居人，那裏來的孩童，明明山靈鬼怪顯化，沒有尋覓的必要，又東行幾步，前面閃出窄窄徑，似乎通達人跡，順着小徑再往前進，漸見豁然開朗，山花奇樹，發出息息幽香，溶溶月色，照出一派仙境，隱約聞得潺潺水聲，順着聲音南下，越過兩層斷崖，忽見異境天開，別具幽雅，石崖下平坡廣延，湧出一片碧綠湖沼，湖水淬出石間，通開一道小溪，直達山下，晝夜不息，奏着無格律的天然曲子，湖沼週圍盡是梅林竹叢，雜着幾樹老松，臨風獨自吟哦，真果地關靈明，別是一派幽趣，她正在欣賞着淙淙的景色，忽然東南角下花林叢樹間，現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，肩荷花鋤，輕裾長袖，髻髻一個畫中仙環，小姑娘看了不禁又是一驚，怎的適纔看見小孩追逐野獸，這時又發現採藥女郎，若說他們是山靈鬼物，並無半點異徵，若說是人，又教人信不及，且避在草木深處，靜觀如何動作，小姑娘輕輕縮到草深木茂的僻處，只見那女子一路唱着山歌，採着花朵，迎頭走來，高崖絕壁，一躍即登，和輕燕般敏捷，她看到這裏，不禁又是一怔，漸漸的距

離相近，仔細觀察，不帶一點鬼邪氣，的確是一個人，再看她的穿着雖是鮫綉霧縠十分華麗，却是個侍兒打扮，這一點更使人懷疑，荒外窮山，連人煙都沒有，何處來的這麼闊綽的丫頭，正在注視這丫頭行動，忽聽背後草木搖動，沙沙作響，一陣腥風襲來，奇臭難聞，回頭望去，乃是一條巨蟒，從高崖蜿蜒奔下，兩目灼灼，凶光閃爍，心想怪道士人說此間多產毒蛇猛獸，這野畜看樣就够凶的，牠若不該死亡，就許離着自己遠遠的避去，自己是不願無故誅殺生靈的，她方在凝思，那蟒越馳越近，小姑娘握定星紋寶劍，暗作準備，專待這畜是否該絕，那蟒堪堪臨近，相去不過數丈之遙，小姑娘方在替這野畜可惜，忽見那侍兒抬手一揚繡羅飄動，飛出一道白光，繞到蟒身，只電炬一見，那蟒一聲霹靂，躍起一丈多高，連跌幾下，已經身首異處，橫陳在地下，那侍兒一躍飛落在眼前，並不理那隻死蟒，兩眼望着小姑娘笑道：「那裏的小郎哥深夜至此，此山蛇虫猛虎儘有，不是我來的巧，你豈不飽飫蛇腹，小郎子，我這救命之恩你想怎樣報答？」她說着眉目流盼，又往前進兩步，小姑娘暗笑這不識貨的丫頭，你這殷勤是白獻，誰用你來救？你既作態，我就兜兜一下，看你如何，小姑娘笑道：「我又未請你相救，你自愛來，還用甚麼報答。」那侍兒笑道：「你這人只生了一身豔皮俏，表面好看，內裏任麼不懂，自動救你的命，你就應該報答，都像你這木頭人兒，好人如何做法？」小姑娘笑道：「今日上山未帶得銀兩，明天到此重重的補報罷。」那侍兒聞言

，嘴脣一撇，現出極端不屑的神氣，冷笑道：「想不到如此端好的小郎子，竟是滿身俗骨，不通半點人情，你用骯髒黃白貨，只可使俗人眼熱，仙府看來不如糞土，你有銀子待驕傲誰來？」小姑娘笑道：「那我委實無物可報，須請你原諒。」侍兒答道：「你這銀樣蠟槍頭好儂也，你看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，天上人間，一刻千金抵不過，灑上桑間恣行樂，勝似幽期密約，蠢手笨腳，等閒消不得相如渴，這詳情不須我細說，儂哥兒你須知點麼。」她一行說着，嬌波斜睨，伸手擰了小姑娘的嫩腮一下，小姑娘從未見過這樣輕佻神態，心中大怒，喝聲賤婢休要作態，霍地一掌，劈面打去，那侍兒急忙躲閃，只避過一半，吧的一聲中在臉上，這一掌的重量，任是木雕石刻，亦必冒火突烟，那侍兒還手相擊，鬥了幾合，不是小姑娘對手，一躍飛出窗外說道：「不識趣的東西，我與你玩玩，你就下狠手打人，你當我真是下賤麼？我是奉命來的，你小心點，動着我根毫毛，怕不捋成你禿子，你有多點本領？敢在這裏亂動手腳，看你个男不女的样子，還很不錯，早晚須讓你媽教訓你纔成呢？」小姑娘有生以來未受過任何人侮辱，如何聽得這些不遜言語，罵聲賤婢，休得胡言，便要上前警戒，那侍兒訝疑知道自己不是對手，反身向東南飛下，小姑娘本不打算和她一般見識，但她又故意立住脚步，驕傲的招手說道：「你要真有本領跟我來。」小姑娘那裏能容，跟蹤趕來，越過一帶花林，林角盡處，閃出一所宅第，雖不比朱門貴冑，却甚整潔雅緻，一片碧

瓦朱欄，湧現在月之下，格外美觀，小姑娘真没想到，這地方還有這麼莊嚴的宅第，那丫頭人不由戶飛進院中，深院重門，寂無聲響，暗想也許是逸人高士卜居於此，丫頭的胡爲，主人若知，必加斥責，她雖無理，自己犯不上和小人這般見識，想到這裏，復向原路飛回，剛越過湖沼，認到舊路，忽聽後面高叫道：「雲英，你不要走，爲娘早等着你啦。」一聲呼喚使她驚駭欲絕，這地方怎會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，並且爲娘兩字，何等刺耳，不覺一股怒火中燒，停身斥道：「何物山魔，敢在你小姑娘近前顯化。」說着抽出星紋寶劍，身劍並進，彩光四射，閃電般橫掃過來，這一下差不少的妖魔鬼怪恐怕都要現形。

可是奇怪的很，劍鋒明明砍在她的身上，却像砍中一個虛靈氣體，沒有絲毫阻礙，那女人並不嗔怒，滿面含笑說道：「好乖孩子，你怎的拿着爲娘當妖精？這太教爲娘寒心了，快來家罷，外面風寒露冷，怎不摧折娘的心肝。」小姑娘越聽越不像話，又復挺劍相撥，她怒氣填膺恨不能立刻制妖魔的死命，起先還分門路，途後越鬥越勇，將師傅教給的絕技一總施展出來，劍氣化一，變作一團彩光，橫掃豎射繞着那女人打閃，那女人似乎也曉得利害，抽出寶劍相迎她，不同色幾道光芒，互相映射一陣，也未分出勝敗，心想這妖魔也有寶劍，尤其可怪，莫若先與折損了再說，她一行想着觀個空隙，照定對方的劍猛力扣去，覺得無論甚麼樣的兵刃，亦必立時削折，誰知兩劍相觸，像

響了一聲洛鐘，鏗然作，聲達數里，眼前迸起無數霞光，這又是小姑娘出世以來未見過的奇跡，心中大驚，立時跳到圈外，拂拭她的兵刃，那女人含着微噏說道：「乖孩子你怎的這麼野，爲娘的僵光青萍，豈是能削的？不認娘也罷，還來作死對頭，等你爸爸來再說罷，我不與你淘氣。」說着身形一晃，便不見了，小姑娘獨自佇立山中，對着皎皎的月光，出一會神，真猜不出所遇的是人是妖，先有那樣的丫頭，又有這樣的主婦，已經很奇，並且本領又如此高強，只說金剛化身，上仙降世，也當不得自己一聲，誰想星紋寶劍竟不能奈何她，她那寶劍不知是甚麼精屬，也當得起星紋劍一碰，真是奇絕駭絕，出世以來歷盡南北，未遇見一個敵手，不想在此荒外深山竟遇此強敵，最可氣的見面就以母親自居，把自己戲弄一陣，從來是戲耍別人，如今却被他人戲耍，更是可恥可氣，憑自己觀氣察隱的功夫，妖物化身的東西，不至看不出，但那丫頭經過仔細觀察，並無半點邪氣，後來這女人也未發現半點異徵，倘若果然是人，那真可說是超絕人寰的奇質異稟，若不是見面就以母親自居，先對自己侮辱，這樣的人，真該訪問她一下，但她先如此無理，教人怎樣對她和氣，她踏着月光，步到一塊臥牛石下，拄劍坐定，細想適纔經過，百思不解，因爲思神受着衝動，腦海中湧起一幕一幕的舊事，忽然憶起在水竹庵時，覺因會說起此次外出不但見得父親，並且還能見到個母親，當時自己就很生氣，不想如今在此竟遇見這樣奇事，難道父親真的在外另娶了麼？拿事實推

測絕不可能，再父親那樣脾氣，決無人勸他再娶，即便是娶，也絕不會年齡相差如此懸殊，這個女人如果不是妖異，她的修積功夫當可儕於遊仙之列，她也必不肯嫁個半百以上的老翁，越想越是於理不合，忽然想起山下漁戶們會說前幾年來了兩個異人，驅猛獸開草萊，纔開通了這座山的道路，不如到山下詳細打聽一番，山上的異人畢竟是甚等人物，如果真有個老人的話，那也難說，再到深山作更詳細的探察，不見過水落石出絕不下山，這個女人到底是甚麼來歷也就知道了，她想得多時，東方漸見發白，不知不覺的過去一夜，她飛躍下山，重到以前那家漁戶打聽，據說只知道山上有異人，至於甚麼樣的人物並不知曉，去此西南二十里，有個山村，那個村裏的老人對山上的異人全然明白，你可前去打聽，小姑娘得到這消息，向西南方行去，約有二十多里，果然發現了個負山面海的村莊，約有百十戶人家，茅屋鷄栖，桑柘成畦，看光景生活相當優裕，男耕女織，相見依依，正是只知耕作勤勞，不識旗槍弓箭，當得起是無懷葛天之民，小姑娘看了不勝嘆羨，想不到這窮荒絕域，竟存在着避世勝地，小姑娘逢人便問山上異人，對方只是相視一笑，言語似乎不大了解，問了數起，都是這樣，好生煩悶，順着窄窄的巷子，越過村子西南角，一片桑陰夾道，通向西南不知多遠，遙遠望去像一條碧油油的無底深洞，兩旁叢生不識名的野草閒花，處處山鳥呼名，紛紛蛺蝶亂舞，充滿天然妙趣，小姑娘貪看風景幽美，順着桑徑走了下去，一路綠陰蔥蘢，紅塵不到，貪看

風景幽美，不覺拐了幾個彎子走下很遠，桑陰盡處，向南一片平坦道路，接瀟海濱，四望峯巒重疊，雲樹參差，環繞着一角海水，形成一個大湖蕩的樣子，遼闊形勢兼而有之，的確值得欣賞，她順着沙道，走至海濱，迎面矗立着一面天然長就的石碣，不知甚麼人刻了「山海奇觀」，四個大字，小姑娘看了不禁暗自點頭道：「倒也名實相符。」再往前看，不遠地方突出一逕五色石岩，好似一片花朵浮在海面，上有一老翁持竿垂釣，穩坐在石上。

一絲兒不動，似乎天地間事他都全然忘却，全副精神只貫注到釣線之上，小姑娘佇立一會，老翁頭也未回，有心向前問訊，也不曉得他是否懂話，正在尋思，那釣翁忽然誦出幾句舊唐詩：「巢父掉頭不肯住，東將入海隨煙霧，詩卷長留天地間，釣竿欲拂珊瑚樹」，小姑娘聽他頌讀唐詩，知他通達內地語言，心中喜悅，走近石蓬，向老者問訊，那老人一見小姑娘，現出滿面笑容說道：「遠方客人怎會到這裏，山陬海峽，太失招待了。」兩下互通姓名，小姑娘自稱寶雲，老翁名叫金泗，小姑娘見他不但懂話，並且很重禮貌，更覺歡喜，拱揖問道：「老丈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老翁道：「我家從元代漂流至此，當時此地並無居人，我的先祖開闢了這塊地方，漸漸有幾個海客集住，在西山一帶開闢不少的村落，人丁也漸漸繁殖，不想十年以前西山窠發現一條菹龍孽蟲，食人吞畜，爲害極大，後來又到了一位方外野僧，憑借菹龍作法，爲害更烈，西山一帶居民將無噍類，我

祖父是有名的海上俠客金月升，早年會到閩粵地方教了個姓馬的徒弟，因他水性過高，我祖父賜他個外號叫海鬼。」老者說到這裏，小姑娘忽然想起南海龜脚礁取寶的時候，多賴怪客馬紅的力量，今日在此竟無端訪知他的師傳，真是天然湊巧，小姑娘忍不住問道：「老丈所說敢是那海鬼馬紅？」老翁見問不由大驚，注視小姑娘問道：「你這公子認得麼？」小姑娘只說有一次在閩粵道上萍水相逢，識得這個人，兩天取寶的事情，並未說出，老翁嘆口氣道：「我祖父平生只教了姓馬的一個徒弟，連我父親也未得到多點本領，往常說要帶着我同父親到內地遊歷，借便認識馬叔叔，也可讓他來認識認識這個地方，但是未能如願以償，就遭了事故。」說着不由嘆口長氣又道：「因我祖父是個俠客，看不慣居民受那野僧壓迫，創立了這座仗義村，被迫的人們都可到這裏住，我祖父一身敵擋野僧灌龍，竟被野僧制死，那時野僧就要洗滅這村莊，幸而來了位內地壯士，殺死野僧灌龍，可是那位壯士也蒙厥過去，衆人將他安放在野社堂，過了一夜，失掉蹤跡，都說他已經死去，我父親但會說那壯士仍住在東山，不過他與世人往還，無人見到，看我父親那樣子是與他會過，但也不肯明言，至今還是個謎，我父親每年夏季，總到東山去遊玩一次，現在去了十幾天，還沒有回來呢？」

小姑娘聽了不勝驚訝，暗思據這老翁所說的那位壯士行動，真有點與父親相似，但是天下人性

格近似的很多，也不敢遽然斷定，又看那老翁年逾古稀，還有父親，並且祖父死去纔不多年，亦是入聞奇跡，遂笑問道：「老丈今年高壽？」那老翁搖搖頭嘆道：「年紀有限的很，纔七十五歲，竟是這般不出息，驕心踢拉，成了廢物，只還抱得住這釣漁竿，我父親比我健康的多，假設我祖父今日尚在的話，一定不像我這和廢樣子，我是天生不中用的東西。」小姑娘聽了又是一陣驚愕，暗想他這七十五歲的老翁，尙能「樂志垂綸」，在一般人說來總算可以，以他的年齡計算，父親總在百畝左右，比他還健康的多，真堪稱人中之瑞了，可惜此翁外出，不然就此拜訪，必能增廣見聞，小姑娘又與老翁談一回閒話，獨到西山窺察看一番，這裏已經無多居民：荒煙蔓草間餘了幾處敗址頽垣，在荒島絕域發現這種跡像，格外顯得淒涼，惟獨從山窺北上石崖旁邊，像一座廟堂，尙稱完好，門上懸一匾額，橫書義士堂三字，裏面叢草沒徑，也不像有人居住，除了這所堂宇，未發現其他跡像，也未找到一點灌龍爲害的印證，流連少時，怏怏而返，途經海濱，那老者正收拾釣俱返家，邀小姑娘一同到在村內，這次因爲與老翁同來，村中人齊來問訊，老翁堅請留宿兩日，小姑娘本欲一瞻百歲老人，這時雖未在家，亦可認認門戶，他日再來拜訪，於是欣然允諾，遂同老翁來到村前一所枳籬茅屋，讓着小姑娘入內，屋宇不大，器具無多，收拾的却甚清潔，老翁讓她坐在竹榻，自己搬了隻矮脚机坐在下面，笑說道：「這屋子是我父親驛養的地方，不是佳客不能往這屋子裏，你

是遠方來的貴客，我父回來，見到你亦必歡喜，我新釣得幾尾鮮魚，烹來待客，無事在此流連幾天，等我父回來談談，他知道事情比我多了。」說着便去準備飯食，小姑娘看他十分誠懇，不忍過却，餓時老翁持來黍飯，配幾樣乾鮮海味，雖不十分講究，也還不是荒外野人所能辦，小姑娘極力稱謝，用飯之後，促膝閒談，小姑娘問起當地風俗，老翁搖頭道：「這地方從前並未開化，我祖父纔開始教土人讀書習禮，漸漸通達人情，此地人對我們全家都知尊敬就是這原因，這裏還有我祖父遺留的手澤，請你賞識一下。」說着從一長方木匣內取出一件東西，解開包袱，乃是一本冊頁，製造雖不精工，紙張却甚講究，揭開看時，上面多是金日升記載本村的事情，看了五六頁，忽然發現一篇驚心怵目的記載，題爲記山東竇義士，這道題目別人看來很平常，但小姑娘看來不禁驚心動魄，很緊張的一覽到底，雖未說明其人真實姓名，却猜着八分是父親，趕着問這竇義士的來歷，老翁並不曉得，流覽兩遍，再復翻閱，發現幾行張草，旁注竇義士法書，字跡却像父親的筆跡，心中不由大痛，幾乎抑制不住眼淚，勉強將冊子閱完，遞於老翁收起，又談述一番過去事情，方始歇下，小姑娘爲了父親，天南地北奔波幾載，未探得絲毫音信，這時無意中竟得到這些蛛絲馬跡，怎不關心，反復思索着這件事情，終夜不能合眼，同時想到東山所遇的怪女人，使人莫明其妙，恨不能那百齡老人立時歸來，問個究竟，等了兩天依然沒有信息，小姑娘推說有事暫別，改日再來奉訪。

老翁苦留不住，只說家尊不久即歸再來務乞多住幾日，小姑娘答應着，辭了老翁，再到楚雲山，好生作怪，尋覓半日，那日所見的地方，竟尋覓不到，再往東越過一層山峯，林壑幽美，又是一番氣象，方在流覽山景，前日所見的那小孩又復追着幾隻獐狼從山腰掠過，這時小姑娘看的比前次更清亮，這孩子生的眉目清秀，骨格勻停，頭挽幾根朝天小辮，身穿蔥縵，足登錦履，潑辣樣子不亞郭全勝小時樣子，但又英俊的許多，暗誇這是誰家聰俊英挺的孩子，方在注目觀看，幾隻野獸向前奔來，那孩子也隨着上來，堪堪將近，小姑娘爲兜那小孩歡喜，掏出一枚飛蝗石子，彈指投去，一隻獐狼應聲倒地，只登登腿就閉了氣，恰在這時，小孩也趕到，瞪着小眼懣懣小姑娘，再看那隻死獐狼，氣憤憤的向小姑娘說道：「你這野小子爲甚麼給我打死牠，我要活的不要死的，要死的話我早就把牠弄死啦，還用你？野小子給我弄死不行，須給治活牠。」小姑娘真沒想到這麼體面的小孩，說話如此難聽，教訓他罷，實在不值得，遂耐笑道：「我是怕牠咬傷你，纔將牠打死，你要活的我可與你另抓一隻。」小姑娘從來沒有這樣俯就人，哄小孩這還是第一次，誰知這孩子並不識抬舉，竟橫眉怒目的說道：「放娘的狐狸臊，老虎豹子我都不怕，這鳥蟲孽就會能咬傷我？野小子，你非賠我不行。」小姑娘本不耐煩，只因他過小，強自按捺住氣憤，不屑的理他，誰知這孩子不識好歹，聲聲叫着野小子鬧，小姑娘氣憤不過，纔要走開，那孩子却上來截住死也不放，啞着說你不

能給我治活牠，咱們須較量較量，說着便上來動手，小姑娘不由心中好笑，自己歷盡南北，江湖道上多少英雄，左道旁門多少邪法，都不足在自己眼前施展，偏這乳臭未乾的小孩，却要比量比量，這山上的奇蹟太多了，遂笑道：「家去讓你媽哄你玩，我沒有工夫。」說着拔步亂走，那小孩竟冷不防竄上，一拳擊到小姑娘的右跨，拳頭雖小，頗具重量，若非擊在小姑娘身上，換上別人只怕支持不住，小姑娘不由火起，罵聲小無賴竟敢如此無禮，一掌擊下，覺得這回定給他重重的教訓，誰知人雖小，功夫還是真有，閃電般的手頭竟未擊中，他却竄騰躡繞着小姑娘，鬧個不休，得便想檢些便宜。

小姑娘再也不能忍耐，使個變招一把將那孩子丟出十步開外，仰面朝天哇的聲就哭了，這還是因為他太小，未忍的重加懲創，小孩跌倒，同時，小姑娘也斜搶出七八步，幾乎跌個半跟頭，旁邊一聲嬌斥喝道：「你爹就這麼個晚生兒子，你敢給我摔死不成？我要給他找摸回來，又該說我這當晚娘的偏心啦。」小姑娘定睛一看，又是那晚相遇的怪女人。 △欲知後事，請看十集▽

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著者 望素樓主

出版者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
勵力出版社

電報掛號三一〇九九號

發行人 劉 彙 臣

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



上海勵力出版社